

第五章 《雪山夜叉經》--巴利經典與漢譯經典的比較研究

1. 前言

就巴利四《尼柯耶》與漢譯四《阿含》比較研究的範圍，我們在第一章介紹了「對應經典對照目錄」，以及此一目錄所標註的「對應經典 *parallel*」與「參考經典 *partial parallel*」，並且在此章最後製作了《中阿含經》(T26)的「對應經典對照目錄」。在第二章介紹了《經律異相》(T2121)所引述的阿含經文，指出《大正藏》所呈現的四《阿含》經本有可能不是翻譯團隊的譯出「原貌」，我們也以較多的篇幅檢驗了《增一阿含經》(T125)及相關的單譯經。在第三章，我們以「讚佛偈」及「重複經典」指出漢譯也有可能如《相應部》分〈諸天相應〉與〈天子相應〉，雖然我們可以認為整體來說，《雜阿含經》(T99)與《別譯雜阿含經》(T100)的版本譜系較親近，而與《相應部》較疏遠，但是此三部經彼此的對應經典，不是一致的顯示如譜系的親近狀態，而是交錯複雜的情形。在第四章我們介紹2018年十月底於阿根廷召開的「《雜阿含》國際研討會」，讓讀者旁觀當年的討論狀況，並且主張《相應部》、《雜阿含經》(T99)與《別譯雜阿含經》(T100)為平行的三個版本，反對「《別譯雜阿含經》(T100)從《雜阿含經》(T99)衍生出來」的主張，以及敘列與《別譯雜阿含經》(T100)相關的議題」。接下來幾章，我們先以《雪山夜叉經》為例，呈現跨語言文本比較研究的風貌；其次我們會觸及漢譯四《阿含》中尚未深論的《長阿含經》(T1)與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

無著比丘在〈《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文中指出，我們可以從漢巴經典對照閱讀中獲益良多，他引述狄鍾(de Jong)的主張：

「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如此數量龐大的中文翻譯資料，即使他只對印度佛教有興趣。」¹

無著比丘並且附加一句評論：

1 * 本文曾以〈《雪山夜叉經》---漢巴經典對照閱讀〉為題，發表於《正觀》48期(2009)，69-142頁。此處略有訂正。
de Jong, (1968:15), 'Buddha's Word in China'.

「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印度語系的文獻資料，即使他只對中國佛教有興趣，如此可以避免基於口誦傳承或翻譯訛誤的經典作結論的風險」。²

溫宗堃也在他的論文中呼應這種觀點：

「漢譯《阿含經》及巴利《尼柯耶》經典，雖然分別屬於不同的部派，因而偶有彼此歧異的經文，但是，由於二者同源自一個更古老的傳承——古上座部，因而也必然擁有彼此共同一致的經文。因為存在著這些共同的經文，我們才能透過漢、巴文獻的比較，來解讀《雜阿含經》裡部分晦澀不明的經文。筆者相信，《雜阿含經》乃至其他《阿含經》，可能尚有不少難解的字詞文句，需要我們藉助巴利經文，來進一步釐清它們的義涵。」³

巴利《小部》的第五經為《經集》(*Sutta-nipāta*)，此經的第一章〈蛇品〉第九經《雪山夜叉經》(*Hemavata Sutta*)，⁴與漢譯的《雜阿含 1329 經》、⁵《別譯雜阿含 328 經》、⁶《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⁷《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第四品〈夜叉神品〉⁸並列為對應經典。本文比對這組對應經典的經文異同，藉此來理解經文的脈落，解讀晦澀難懂的經文，並且試圖「還原」漢譯經典的「本貌」。

2. 《雪山夜叉經》對照閱讀

2 無著比丘，(2007a)，〈《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此文只列舉《中阿含》為例證。有關《中部》的例證，請參考無著比丘，(2007b) & (2007c)，〈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 & II)。實際上，無著比丘在其多本著作，也提到涵蓋藏文經典的對照閱讀。

3 溫宗堃，(2010:16-17)，〈從巴利經文檢視對應的《雜阿含經》經文〉。

4 《小部》之《經集》的偈頌編號請參考 CSCD 網址(<https://tipitaka.sutta.org/cscd/s0505m/mul0/>)，以及 Bodhi(2017), *The Suttanipāta-An Ancient Collec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s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ies*，菩提比丘此書的偈頌編號與 PTS 相同，而和 CSCD 網址的編號有差異，本書採用菩提比丘與 PTS 的偈頌編號，中文翻譯如本文第七節〈偈頌編號〉。

5 《雜阿含 1329 經》(CBETA, T02, no. 99, p. 365, b27-p. 367, b10)。

6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3, c17-485, a29)。

7 《佛說義足經》《兜勒梵志經》(CBETA, T04, no. 198, p. 183, b15-p.184, b5)。

8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夜叉神品〉(CBETA, T32, no. 1644, p. 176, b28-p. 178, b11)。

巴利《經集》的第一章〈蛇品〉第九經《雪山夜叉經》(*Hemavata Sutta*)的漢譯對應經典，有《雜阿含 1329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與《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第四品〈夜叉神品〉。⁹《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的前半段與《雜阿含 1329 經》在故事框架與偈頌均十分類似，後半段在簡短的敘述後，銜接與《經集》第四章〈義品〉第十四經《兜勒梵志經》(*Tuṇḍaka Sutta*)相當的偈頌。《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第四品〈夜叉神品〉的經文內容與《雪山夜叉經》相當。

在此，分三段陳述這五部經文彼此之間的差異：第一段為「緣起」，敘述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前往謁見世尊的故事框架；第二段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關於世尊德行的問答；第三段為世尊與雪山夜叉的問答。

在第一段「緣起」，《雜阿含 1329 經》提到「醯魔波低天神與娑多耆利天神相約，如有寶物出現，必須互相知會；醯魔波低天神宮中出現千葉金莖蓮花，邀娑多耆利天神來觀，娑多耆利天神並不以此為寶，反而邀醯魔波低天神來見『未曾有寶』，也就是世尊。」對照《別譯雜阿含 328 經》，故事概要大致相同，只是「醯魔波低天神」與「娑多耆利天神」在此譯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相當於巴利經文的「*yakkha Hemavata* 雪山夜叉」與「*yakkha Sātāgira* 七岳夜叉」的音譯。¹⁰《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的故事架構也相同，只是別處的「雪山夜叉」在此譯為「鵲摩越鬼將軍」，「七岳夜叉」在此譯為「七頭鬼將軍」。翻譯年代最晚的《佛說立世阿毘曇論》¹¹ 則分別譯為「娑多耆利王」(經文中又稱為「南山神王」)與「醯摩跋多王」¹² (經文中又稱為「北山神王」)，故事內容比前面三經增加了南山七山與北山七山各自的山名，並且有「醯摩跋多王」父親「醯摩槃」臨終囑咐見佛的敘述，此段「緣起」比其他三經增加了許多篇幅。至於巴利《雪山夜叉經》，文中沒有故事「緣起」，只有早期經典背誦者

9 巴利經題為《雪山夜叉經》(*Hemavata Sutta*)，攝頌卻為「七岳(夜叉) *Sātāgiro*」；在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328 經》雖無經題，此經的攝頌為「七岳并雪山」(CBETA, T02, no. 100, p. 485, b24-25)。

10 漢譯「醯魔波低」似為「*Hemapati* 雪山王」的音譯；漢譯「娑多耆利」似為「*Sātāgiri*」的音譯。

11 《義足經》，三國吳、支謙大約譯於西元 228 年；《雜阿含經》(T99)，求那跋陀羅譯於西元 443 年；《別譯雜阿含經》(T100)，譯者不詳，但是一般認為翻譯年代早於《雜阿含經》(T99)。《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南朝陳、真諦法師譯於西元 559 年，所以說翻譯年代最晚。

12 漢譯「醯摩跋多」似為「*Hemavata* 雪山」的音譯。

的註語，¹³ 經文原本只有偈頌，誦經者的按語則說明各偈頌為誰所說。為了敘述方便，本文統一稱呼此兩位夜叉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

第二段，相當於《經集》153-167 偈頌。¹⁴ 《經集》153 偈的大意為「今天是(每月)十五日的齋戒日，這是個美好的夜晚；讓我們去見喬達摩，這位最著名的老師。」誦經者的註解指此偈為七岳夜叉所說。從 154 偈起，雪山夜叉在見世尊之前，詢問七岳夜叉有關世尊的德行。對應於 153 偈，《雜阿含 1329 經》為「十五日良時，天夜遇歡會；當說受何齋，從何羅漢受？」，《別譯雜阿含 328 經》為「十五日夜月，圓足極淨明；聞命將徒眾，今故來相造；應當親近誰，誰是汝羅漢？」漢譯偈頌中，他既不知道七岳夜叉在上一段所稱的「如來、世尊」是誰，也未提到要去拜訪他。這兩經均指此偈為雪山夜叉所問，與巴利《經集》的附註不同。在相當於《經集》154 偈之前，漢譯四經還有七岳夜叉回答的偈：「世尊現在王舍城，演說四聖諦、八正道，他已證得安穩涅槃，所以應前往禮敬供養」，此偈頌為巴利《經集》所無。第一段「緣起」敘述：「今我宮中有未曾有寶...。所謂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便可來奉事供養」。¹⁵ 漢譯四經 153 偈似乎與此段經文失去呼應，而仍然詢問「應當親近誰？誰是汝羅漢？」¹⁶ 另外一個差異為，漢譯四經均稱「阿羅漢(阿羅訶)、不著(無所著)」，巴利偈頌對應的用字為「sathāraṃ 老師」並且直稱「Gotama 喬達摩」，漢譯在遣詞用字上顯得較為恭敬。《佛說立世阿毘曇論》中在與《經集》153 偈相當的偈頌稱齋戒日為「四王來集」，為此經獨有的細節，其他對應各經均無此等敘述。¹⁷

13 Norman, (1995:179, note 155), *The Group Discourses II*, 敘述此為「reciter's remark 傳誦者的註語」。

14 各本漢譯偈頌的詞句與巴利對應偈頌，詳見本文第七節〈偈頌編號〉。

15 例如，《雜阿含 1329 經》(CBETA, T02, no. 99, p. 365, c16-19)，《別譯雜阿含 328 經》「即復遣使言：『我此中有如來、至真、等正覺，在此現形。汝宮雖有如是寶華為何所益？』」(CBETA, T02, no. 100, p. 483, c26-28)。

16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4, a4)，《雜阿含 1329 經》「當說受何齋？從何羅漢受」(CBETA, T02, no. 99, p. 365, c22)，此處依宋、元、明版，將「從阿羅漢受」讀為「從何羅漢受」，文意較連貫通順。

17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四王來集時」(CBETA, T32, no. 1644, p. 177, b5)，可以參考《增一阿含 24.6 經》「世尊告諸比丘：『十五日中有三齋法。云何為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八日齋日，四天王遣諸輔臣觀察世間，誰有作善惡者。』」(CBETA, T02, no. 125, p. 624, b20-23)，也可參考《雜阿含 1117 經》與《別譯雜阿含 46 經》。

《經集》154、155 偈，雪山夜叉問及此人是否對所有眾生均有慈心，而且面對可欲、不可欲都能調御其心，七岳夜叉給予肯定的回答；《義足經》與《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對應偈頌雖然詞句不相類似，仍然可以讀出相彷彿的詞意。《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對應偈頌翻譯得較清晰，而顯得更接近巴利偈頌。五部經文的此兩偈大致相似。

《經集》156-164 偈中，156、157 偈為關於世尊是否「斷絕不與取、不具瞋心、遠離放逸、精勤禪定」的問答，158、159 偈為關於世尊是否會「妄語、惡口、兩舌、無義語」的問答，160、161 偈為關於世尊是否「不染著貪欲、清淨無擾、超越愚癡、具法眼」的問答，162、163 偈為關於世尊是否「具足諸明、戒行清淨、諸漏已盡、不受後有」的問答。164 偈，七岳夜叉提議一起去謁見世尊；在 164 偈之前有編號為 163A 與 163B 兩首偈頌，內容與 164 偈幾乎完全相同，¹⁸ 此處沒有「誦偈者的附註」，並未註明 163A 與 163B 是那位夜叉所說，一般是將 163-167 偈作為七岳夜叉所說，可是從經文前後來說，七岳夜叉沒有必要重複說此偈三次，這或許是 PTS 版《經集》編者將之編為 163A 與 163B 的原因。¹⁹

《雜阿含 1329 經》的次序與此顯然不同，在相當於《經集》的 155 偈之後，是相當於 162, 163, 「163A(問)」與 163A 的四偈，才接回《經集》的次序：156, 157, 160, 161, 158, 159, K1, K2, 163, 163, 163A, 163A。《雜阿含 1329 經》沒有《經集》163B 偈(你應如法讚美他)與 164 偈(讓我們去見喬達摩吧)。《雜阿含 1329 經》在相當於《經集》155 偈之後，有本文稱之為「163A(問)」的偈頌：「為具足明達，已行成就不？諸漏永滅盡，不受後有耶？」巴利《經集》無此偈頌。《雜阿含 1329 經》另有《經集》偈頌所無的『為持清淨戒，正念寂滅不？具足等解脫，如來大智不？』(筆者為稱引方便，隨宜稱之為「偈頌 K1」)，與「淨戒悉具足，正念常寂靜；等解脫成就，得如來大智。」(為稱引方便，隨宜稱之為「偈頌 K2」)²⁰。以及在偈頌 K2 之後有兩首 163 偈，經文中雖稱「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18 偈頌 163A, 163B 與 164 的差異在最後兩、三字，163A 為 'dhammato naṃ pasaṃsasi 如法讚美他'，163B 為 'dhammato anumodasi 如法隨喜'，164 為 'handa passāṃa Gotamaṃ, 讓我們去見喬達摩吧'，見 Sutta-Nipāta, PTS, 29 頁。

19 Sutta-nipāta, PTS, 29 頁，註 2，說明偈頌 163A 與 163 B 僅出現於存於英國倫敦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緬甸文手稿，和存於 Phayre Collection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的緬甸文手稿，與 Pj (覺音論師所作的 Paramatthajotikā) 的兩部 Cingalese 僧伽羅文手稿。CDSD 偈頌編號將 163A 與 163B 編為 164 與 165，因此從 164 偈之後，偈頌編號差兩號。

20 《雜阿含 1329 經》(CBETA, T02, no. 99, p. 366, b8-13)

『明達悉具足，正行已清淨；所有諸漏盡，不復受後有。』²¹」漢譯偈頌所呈現的句意卻純粹為直述句，也未如《經集》162 偈作疑問句形式。

《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次序又與《經集》、《雜阿含 1329 經》兩經不同，在相當於《經集》的 155 偈之後的次序是：156, 157, 160, 161, 158, 159, 162, 163, 163A, 163A。這個次序與《經集》的偈頌十分類似，內容卻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除了 160、161 偈出現在 158、159 偈之前以外，主要的差別為偈頌有「詩句散落」或「詩句錯置」的現象。

《別譯雜阿含 328 經》偈頌「誰無別離惱？誰能不綺語？誰見物不貪？誰不生想見？」²² 比對相關經文，可以合理地推斷：「《別譯雜阿含 328 經》此偈相當於《經集》158 偈，卻遺漏了『得能無妄語？得能無惡口』，而前兩句『誰無別離惱？誰能不綺語？』應該改作『得無別離語？得能不綺語？』用『得』字代替『誰』字，才能符合經文的脈落」。此偈的後半段「誰見物不貪？誰不生想見？」（『誰』字應改為『得』字），「誰見物不貪」應該為相當於《經集》156 偈的第一句，不應該出現在 158 偈。我們回頭來檢驗相當於《經集》156 偈的《別譯雜阿含 328 經》，此偈頌為「若能真實語，終不虛妄言；慈愍眾生類，除斷於殺生；遠離於放逸，於禪而不空？」²³ 與《經集》156 偈和《雜阿含 1329 經》的對應偈頌對照，²⁴ 前兩句「若能真實語，終不虛妄言」和「語業」有關，應該是前述《別譯雜阿含 328 經》所遺漏的兩句。²⁵ 如此一來，此偈的「慈愍眾生類」就應該隸屬上一偈，也就是相當於《經集》155 偈的「心意極調柔，於諸群萌類；了知一切法，為世大導師；於愛不愛覺，心皆得自在。」²⁶

21 《雜阿含 1329 經》「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163)『明達悉具足，正行已清淨；所有諸漏盡，不復受後有。』娑多耆利說偈答言：(163)『明達悉具足，正行已清淨；一切諸漏盡，無復後生有。』」(CBETA, T02, no. 99, p. 366, b14-19)

22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4, b5-6)，相當於《經集》158 偈「他是否會妄語？是否會惡口？是否會兩舌語？是否會無義語？」，在《雜阿含 1329 經》為「至誠不妄語？麁澁言無有？得無別離說？無不誠說不？」(CBETA, T02, no. 99, p. 366, b3-4)

23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4, a19-21)

24 《雜阿含 1329 經》「醯摩波低說偈問言：『遠離於害生，不與不取不；為遠於放蕩，不離禪思不？』」(CBETA, T02, no. 99, p. 366, a19-21)巴利 156 偈：「(雪山夜叉問)『他是否會不與取？是否對所有眾生不具瞋心？是否遠離放逸？他是精勤於禪定？』」

25 「若能真實語，終不虛妄言」均指「妄語」，仍然缺少相當於「惡口」的句子。

26 《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4, a15-17)。

筆者參考《經集》和《雜阿含 1329 經》的對應偈頌，重新排列為〈表 1〉，嘗試「復原」《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適當」次序。此一段落的《義足經》與《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偈頌，文字雖不相同，內容與《雜阿含 1329 經》一致，可以認為「偈頌文句錯落」的現象，在漢譯四經中，只有《別譯雜阿含 328 經》出現此狀況。

〈表 1〉

A. 偈頌編號	B. 《雜阿含 1329 經》的對應偈頌	C. 《別譯雜阿含 328 經》原偈頌	D. 《別譯雜阿含 328 經》更動後偈頌	E. 詞句的增減(括符內的數字代表此句在 C 欄原本所屬的偈頌)
154	彼有心願樂， 慈濟眾生不？ 彼於受不受， 心想平等不？	普於群生類， 若有慈等心？ 於愛不愛覺， 為得自在不？		
155	彼妙願慈心， 度一切眾生； 於諸受不受， 心想常平等。	心意極調柔， 於諸群萌類； 了知一切法， 為世大導師； 於愛不愛覺， 心皆得自在。	心意極調柔， 慈愍眾生類； 於愛不愛覺， 心皆得自在。	+ 慈愍眾生類(156) 一於諸群萌類； 了知一切法， 為世大導師；
156	遠離於害生？ 不與不取不？ 為遠於放蕩？ 不離禪思不？	若能真實語， 終不虛妄言； 慈愍眾生類， 除斷於殺生； 遠離於放逸， 於禪而不空？	除斷於殺生？ 誰見物不貪？ 遠離於放逸？ 於禪而不空？	+ 誰見物不貪？(158) 一若能真實語， 終不虛妄言； 慈愍眾生類，
157	常不害眾生， 不與不妄取； 遠離於放蕩，	終不虛妄語， 遠離於殺害； 常捨諸放逸，	遠離於殺害； 除捨貪欲心， 常捨諸放逸，	+ 除捨貪欲心，(159) 一終不虛妄語，

	日夜常思禪。	佛無不定時。	佛無不定時。	
158	至誠不妄語？ 羶澀言無有？ 得無別離說？ 無不誠說不？	誰無別離惱？ 誰能不綺語？ 誰見物不貪？ 誰不生想見？	若能真實語？ 終不虛妄言？ 誰無別離惱？ 誰能不綺語？	+ 若能真實語？(156) 終不虛妄言？(156) 一誰見物不貪？ 誰不生想見？
159	至誠不妄語， 亦無羶澀言； 不離他親厚， 常說如法言。	久斷愛別苦， 未曾無義言； 除捨貪欲心， 永無邪見想。	終不虛妄語， 未曾無義言；	+ 終不虛妄語，(157) 一久斷愛別苦， 除捨貪欲心， 永無邪見想。
160	為不樂五欲？ 心不濁亂不？ 有清淨法眼？ 滅盡愚癡不？	若不著於欲， 心無諸擾亂； 為有法眼耶？ 盡於愚癡不？ 能捨諸煩惱， 得於解脫不？	若不著於欲？ 心無諸擾亂？ 為有法眼耶？ 盡於愚癡不？	一能捨諸煩惱， 得於解脫不？
161	心常不樂欲， 亦無濁亂心； 佛法眼清淨， 愚癡盡無餘。	超出欲淤泥， 心淨無擾亂； 法眼甚清徹， 得盡於愚癡， 永離眾結使， 獲得於解脫。	超出欲淤泥， 心淨無擾亂； 法眼甚清徹， 得盡於愚癡，	一永離眾結使， 獲得於解脫。
162	為具足明達？ 已行成就不？ 諸漏永滅盡？ 不受後有耶？	頗具於諸明？ 戒行清淨不？ 為能盡諸漏？ 不受後有耶？		
163	明達悉具足， 正行已清淨； 所有諸漏盡， 不復受後有。	明行悉具足， 持戒行清淨； 久斷諸結漏， 永不受後有。		
(163A 問偈)	牟尼意行滿， 及身口業耶？	如來三業中， 頗具眾善行；		

	明行悉具足， 以法讚歎耶？	汝今得遵行， 讚歎真實法。		
163A	具足牟尼心， 及業身口滿； 明行悉具足， 以法而讚歎。	如來身口意， 具足眾善行； 明達悉充備， 我讚真實法。		
(K1)	為持清淨戒， 正念寂滅不？ 具足等解脫， 如來大智不？		能捨諸煩惱， 得於解脫不？	+ 能捨諸煩惱，(160) 得於解脫不？(160)
(K2)	淨戒悉具足， 正念常寂靜； 等解脫成就， 得如來大智。		永離眾結使， 獲得於解脫。 了知一切法， 為世大導師；	+ 永離眾結使，(161) 獲得於解脫。(161) 了知一切法，(155) 為世大導師；(155)

註 1：(‘+’ 為增加的句子，‘-’ 為減少的句子，C 欄增加與減少這些句子後，就成為 D 欄。E 欄的阿拉伯數字代表此句來自 C 欄的偈頌編號。)

註 2：A 欄中，(163A 問偈)、(K1)、(K2) 三偈為《經集》所無。

從〈表 1〉看來，重新組合的《別譯雜阿含 328 經》偈頌(相當於《經集》154-163 偈)，158 偈缺相當於「惡口」的問句，159 偈缺相當於「惡口、兩舌」的兩句答句，K1 與 K2 兩偈為《經集》所無。同時，重新組合後也有「於諸群萌類(155)」、「誰不生想見(158)」、「久斷愛別苦(159)」、「永無邪見想(159)」四句尚未安排去處。

《義足經》可能是漢譯四經中最早的翻譯，此經的偈頌次序為：156, 157, 158, 159, 160, 162, 163，與《經集》的偈頌次序幾乎完全相同。《義足經》是漢譯四經中唯一未明確註記各頌為誰所說的翻譯，經文有七岳夜叉回答的偈頌：「世尊現在王舍城，演說四聖諦、八正道，現在可前往禮敬，他是我所敬信的世尊」，²⁷《經集》無此對應偈頌。除此之外，《義足經》也缺 161 偈。

²⁷ 《佛說義足經》「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從苦復苦生，斷苦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對應的偈頌次第為：158, 159, 156, 157, 160, 161, 162, 163, 163A, 163B, 164。²⁸ 在漢譯四經中，《佛說立世阿毘曇論》是唯一有對應於《經集》163B 偈的經典，但是兩者仍有些微的差距。²⁹ 《義足經》與《佛說立世阿毘曇論》都有 164 偈，《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在 163 偈之後並沒有 164 偈。

第三段問答，《經集》165, 166 兩偈敘述「世尊有像鹿王一樣纖細的腳，³⁰ 少食無貪地在林中禪修，他像獅子般獨來獨往，我們來問他如何能脫逃死亡的羅網。」167 偈為「讓我們問渡過一切法的彼岸、超越瞋恨與恐懼的喬達摩，他是法的宣稱者與教導者。」《經集》並未說明此三偈為誰所說，不過覺音論師在《勝義光明》則指明前兩偈為雪山夜叉所說，167 偈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所說，³¹ 前兩偈的說者可以從漢譯四經得到支持，但是《雜阿含 1329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與《義足經》都缺 167 偈。《雜阿含 1329 經》中，165 偈出現了兩次，165, 166 兩偈與《經集》相當。《別譯雜阿含 328 經》165 偈與《雜阿含 1329 經》相同，但是並未重覆兩次；166 偈為「婆伽婆世雄，佛陀兩足尊；諸天所不知，具眼悉明了」與其他各經均不同。《義足經》也出現兩次 165 偈，一次 166 偈。《佛說立世阿毘曇論》167 偈「佛不染世法，度一切法岸，慇懃故來問」，是唯一和《經集》167 偈「讓我們問渡過一切法的彼岸、超越瞋恨與恐懼的喬達摩，他是法的宣稱者與教導者」相似的偈頌。請參考〈表 2〉。

不復生；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CBETA, T04, no. 198, p. 183, c2-5)。

28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在 164 偈之後，還有一偈為對應各經所無「今十五布薩，四王遊巡時；心解脫無著，我共汝禮拜。」(CBETA, T32, no. 1644, p. 177, c28-29)。

29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佛心寂清淨，身口能利他；十力無與等，今隨喜汝讚。」(CBETA, T32, no. 1644, p. 177, c24-25)《經集》163B 偈則是隨喜佛的德行，不是隨喜雪山夜叉的讚嘆。

30 《中阿含 59 經》「大人鹿端腸」(CBETA, T01, no. 26, p. 494, a4) 與《長阿含 1 經》「七者鹿(足*專)腸」(CBETA, T01, no. 1, p. 5, b3)為三十二相之一。《雜阿含 1329 經》的翻譯為「伊尼延鹿(足*專)」，相當於巴利「enjaṅgham 小腿像羚羊」(上端與下端一樣粗細的腿?)。

31 Norman(1995:181, note 165-66): 'Pj II 207,12 foll, states that these two verses were uttered by Hemavata'(此兩偈頌為雪山夜叉所說)。(1995:181, note 167): 'Pj II 209,10 states that this verse was uttered by Hemavata and Sātāgira'(此偈頌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所說)。

<表 2>

經名	165 偈	166 偈	167 偈	附註
《經集》 《雪山夜叉經》	他有像鹿王一樣纖細的腳，大雄取用很少的食物，無貪嗜，牟尼在林中禪修。來，讓我們去見喬達摩吧！	大龍不著於貪欲，像雄獅一樣獨來獨往，讓我們問如何能脫逃死亡的羅網。	讓我們問渡過一切法的彼岸、超越瞋恨與恐懼的喬達摩，他是法的宣示者與教導者。	165 偈提及「大雄」。166 偈問「如何脫離死網」。
《雜阿含 1329 經》	伊尼延鹿(足*專)， 仙人之勝相； 少食無貪嗜， 牟尼樂林禪； 我等今故來， 請問於瞿曇；	師子獨遊步， 大龍無恐懼； 今故來請問， 牟尼願決疑。		165 偈重複兩次，165 偈提及牟尼而非「大雄」。缺 167 偈。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牟尼天世雄， (足*專)如伊犁延； 少食不著味， 仙聖處林禪； 我等可共往， 禮敬瞿曇尊。	婆伽婆世雄， 佛陀兩足尊； 諸天所不知， 具眼悉明了。		165 偈為「仙聖」而非「大雄」。166 偈與其他經不同。缺 167 偈。
《義足經》	真人鹿(足*專)腸，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無有。		165 偈重複兩次。缺 167 偈。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	<缺>	能說亦能行， 度流永無漏； 獨步如師子，	佛不染世法， 度一切法岸， 慇懃故來問。	缺 165 偈。166 偈未提及大龍。167 偈三句與《經集》相當。
------------	-----	----------------------------	----------------------------	------------------------------------

整部經中，有關法義的問答的偈頌，其實只有三個問答，為相當於《經集》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等八首偈頌。

除了本文討論的漢譯四經之外，相當於《經集》168, 169 偈的偈頌也出現在《雜阿含 1008 經》、《別譯雜阿含 235 經》、《相應部 1.70 經》(SN 1.70) 之中。³² 在覺音論師的《顯揚真義》(《相應部註》)中，解釋「六」指「六內入處」；但是也可以解釋為「世間起於六內入處，世間依六外入處和合；世間愛著於六內入處，世間因外六入處而苦惱。」³³ 在漢譯中，只有《別譯雜阿含 235 經》在答偈中解說了「六」的意涵：「六愛生世間，六觸能和合；六愛能得有，六情生諸苦。」請參考 <表 3>。

<表 3>

經名	168 偈	169 偈	附註
《經集》《雪山夜叉經》	世間從何升起？世間以什麼和合？世間以執著什麼而存在？世間在那一方面被苦惱？	世間從六法升起，世間於六法和合；確實，它執著六法而存在，世間在六法苦惱。	第二句 <i>santhavaṃ</i> ，或譯為「親近」，古譯大都譯為「和合」。第三句 <i>upādāya</i> ，為「執著」、「執取」。第四句 <i>vihaññati</i> ，為苦惱。
《雜阿含》	世間幾法起？幾法世和合？	六法起世間，六法世和合；	第三句「受」應為「愛」，第四句「損滅」應為「損

32 《別譯雜阿含 235 經》(CBETA, T02, no. 100, p. 459, a27-28 與 b1-2)，《雜阿含 1008 經》(CBETA, T02, no. 99, p. 264, a9-10 與 a12-13)，《相應部 1.70 經》(S i 41)文意與《經集》169, 170 偈相似，而用字略有不同。

33 Bodhi(2000, 381, remark 126, line 18-23),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1329 經》	幾法取受世？ 幾法令世滅？	六法取受世， 六法世損滅。	減」，與《雜阿含 1008 經》 「世幾法取愛」、「損滅」 同義。
《雜阿含 1008 經》	世間幾法起？ 幾法相順可？ 世幾法取愛？ 世幾法損滅？	世六法等起， 世六法順可； 世六法取愛， 世六法損滅。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云何世間生？ 云何得和聚？ 幾為世間受？ 幾事為苦求？	世間從六生， 因六得和集； 從六生於受， 六事恒苦求。	第三句「受」應為「愛」， 與《別譯雜阿含 235 經》 「幾愛世間有」同義。第四 句譯為「苦」，與「苦惱 vihaññati」意思相近。
《別譯雜阿含 235 經》	云何生世間？ 云何得和合？ 幾愛世間有？ 何物苦世間？	六愛生世間， 六觸能和合； 六愛能得有， 六情生諸苦。	此經是唯一在答偈解說 「六」的意涵者，但與巴利 註釋書的解釋不同。
《義足經》	誰造作是世？ 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 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 六造為世苦。	別經譯為「幾法」處，此經 譯為「誰」。
《佛說立世阿 毘曇論》	眾生生何處？ 數數習有處？ 執持是何物？ 何處而受苦？	眾生生六處， 數數習六處； 執持六種法， 六處受苦惱。	別經譯為「世間」處，此經 譯為「眾生」。

同樣地，相當於《經集》170, 171, 172 偈，四部相對應的漢譯經典大致相同，只有《義足經》漏失了相當於 171 偈的偈頌。請參考〈表 4〉。

〈表 4〉

經名	170 偈	171 偈	172 偈	附註
----	-------	-------	-------	----

《經集》 《雪山夜叉經》	世間執持而苦惱的是什麼？ 我問如何解脫，請告訴我如何離苦？	世間有五欲功能，而稱意是第六；於此捨斷這些貪欲，如此就能解脫苦。	於世間解脫，已如實解說，我教導你，如是可以離苦。	
《雜阿含 1329 經》	云何得出苦，云何苦解脫？ 唯願說解脫，苦於何所滅？	世五欲功德，及說第六意； 於彼欲無貪，解脫一切苦；	如是從苦出，如是解脫苦； 今答汝所問，苦從此而滅。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云何苦出要？ 云何捨離苦？ 世尊為我說，苦於何處盡？	五欲意第六，於此處離欲； 解脫於諸苦，斯是苦出要；	如斯解脫苦，即於苦處滅； 汝今問於我，為汝如是說。	
《義足經》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云何脫無苦？	---	斷苦痛使滅，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持，如義無有苦。	缺 171 偈。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	是取名何取，而令眾生苦？ 願答出離問，云何解脫苦？	世間有五塵，我說心第六； 於中離欲著，解脫如是苦；	眾生得出離，已說如理量； 汝今既有問，是故答出離。	此處譯為「五塵」而不是「五欲」。

值得注意的是《雜阿含 602 經》、《別譯雜阿含 177 經》與《相應部 1.30 經》三部對應經典，與《經集》顯示出相當一致的相似性；《雜阿含 602 經》、《別譯雜阿含 177 經》只有相當於《經集》的 165, 170, 171, 172 偈等四偈，與諸本《雪山夜叉經》不同的是，問話的人是一位天子，而且兩經都在最後有一首「讚佛偈」。³⁴《相應部 1.30 經》(SN 1.30)則差異較大，在《經集》165 偈的前兩句

34 《雜阿含 602 經》「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CBETA, T02, no. 99, p. 161, a18-19)《別譯雜阿含 177 經》「往昔已曾見，婆羅門涅槃；嫌怖久棄捨，能度世間愛。」(CBETA, T02, no. 100, p. 438, b5-6)。參考本書第三章〈讚佛偈〉。

之後，是 166 偈的前三句，最後一句則是 170 偈的第四句，答偈只有《經集》171 偈。³⁵

依照《雜阿含 602 經》與《別譯雜阿含 177 經》的偈頌次序，可以發現《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同樣是 165, 166, 170, 171, 172, 168, 169 偈頌，³⁶ 這極有可能不是出自偈頌次序的錯亂，而是漢譯所依據的文本(或口誦傳承)來自不同的口誦傳承。尤其是《義足經》的次序，除了漏失 171 偈之外，³⁷ 偈頌次序在此完全與前述兩經相同。也就是說，除了《佛說立世阿毘曇論》，此五部經典在偈頌次序上極為相近。請參考〈表 5〉。

〈表 5〉

經名	165 偈	170 偈	171 偈	172 偈
《雜阿含 602 經》	伊尼耶鹿(足*專)， 仙人中之尊； 少食不嗜味， 禪思樂山林； 我今敬稽首， 而問於瞿曇。	云何出離苦？ 云何苦解脫？ 我今問解脫， 於何而滅盡？	世間五欲德， 心法說第六； 於彼欲無欲， 解脫一切苦。	如是於苦出， 如是苦解脫； 汝所問解脫， 於彼而滅盡。
《別譯雜阿含 177 經》	牟尼之世雄， 猶如伊尼延； 少食不嗜味， 寂然處林坐；	苦從誰出要？ 云何解脫苦？ 苦於何處盡？ 願為決所疑。	世間有五欲， 意第六顯現； 除斷於喜欲， 遠離一切苦；	是名苦出要， 亦名苦解脫； 斯處名盡滅， 是事汝當知。

35 這三部經之外，相當於《經集》171 偈，還有《雜阿含 1086 經》，在魔羅試圖撓亂世尊之後，世尊的對答為：「我說於世間，五欲意第六；於彼永已離，一切苦已斷。我已離彼欲，心意識亦滅；波旬我知汝，速於此滅去。」(CBETA, T02, no. 99, p. 285, a10-13)，與《增壹阿含 38.3 經》：「世間有五欲，意為第六生；以知內外六，當念盡苦際。」(CBETA, T02, no. 125, p. 718, a7-8)。

36 《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兩部經，在 172, 173 偈與 168, 169 偈之間，還有筆者所稱的 K3, K4, K5 三偈，在下文解釋。

37 《增壹阿含 38.3 經》世尊說了與 171 偈相當的偈頌「世間有五欲，意為第六生；以知內外六，當念盡苦際。」(CBETA, T02, no. 125, p. 718, a7-8)。

	我今有少疑， 欲問於瞿曇			
《相應部 1.30 經》	他有像鹿王一樣纖細的腳，大雄取用很少的食物，無貪嗜，大龍像雄獅一樣獨來獨往，讓我們前往親近與詢問他，如何離苦？	----	世間有五欲功能，而稱意是第六；於此捨斷這些貪欲，如此就能解脫苦。	----
《經集》 《雪山夜叉經》	他有像鹿王一樣纖細的腳，大雄取用很少的食物，無貪嗜，	世間執持而苦惱的是什麼？我問如何解脫，請告訴我如何離苦？	世間有五欲功能，而稱意是第六；於此捨斷這些貪欲，如此就能解脫苦。	於世間解脫，已如實解說，我教導你，如是可以離苦。
《雜阿含 1329 經》	伊尼延鹿(足*專)， 仙人之勝相； 少食無貪嗜， 牟尼樂林禪； 我等今故來， 請問於瞿曇；	云何得出苦， 云何苦解脫？ 唯願說解脫， 苦於何所滅？	世五欲功德， 及說第六意； 於彼欲無貪， 解脫一切苦；	如是從苦出， 如是解脫苦； 今答汝所問， 苦從此而滅。
《別譯雜 阿含 328 經》	牟尼天世雄， (足*專)如伊犁延； 少食不著味， 仙聖處林禪； 我等可共往，	云何苦出要？ 云何捨離苦？ 世尊為我說， 苦於何處盡？	五欲意第六， 於此處離欲； 解脫於諸苦， 斯是苦出要；	如斯解脫苦， 即於苦處滅； 汝今問於我， 為汝如是說。

	禮敬瞿曇尊。			
--	--------	--	--	--

相當於《經集》《雪山夜叉經》的 173 偈、174 偈、175 偈的偈頌，漢譯經文中《雜阿含 1329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義足經》、《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等對應的四部經，除此之外，還有巴利《相應部 2.15 經》(SN 2.15)與另四部漢譯對應經典，分別為《雜阿含 1269 經》，《雜阿含 1316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和《別譯雜阿含 315 經》。《相應部 2.15 經》(SN 2.15)的問偈似乎是將天子在《相應部 1.1 經》的問句「無所攀緣亦無所住，度駛流耶？」化為偈頌「誰度於諸流，晝夜勤不懈？不攀無住處，云何不沒溺？」就問偈而言，³⁸《雜阿含 1316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與《別譯雜阿含 315 經》比較接近巴利經文，³⁹《雜阿含 1269 經》的問偈「何染而不著」意義較不清晰，⁴⁰《別譯雜阿含 178 經》、《別譯雜阿含 315 經》、《雜阿含 1316 經》與《相應部 2.15 經》都有相當於「誰能不沉溺」的字義。

在答偈方面，第一偈除了提及具戒、定、慧、正念之外，還提到「如是則能渡流」；第二偈在第四句的遣詞用字各經均有出入。在《相應部 2.15 經》的問者為天子 Candano，同樣提到栴檀天子的僅有《雜阿含 1316 經》與《別譯雜阿含 315 經》，《雜阿含 1269 經》和《別譯雜阿含 178 經》有讚佛偈，⁴¹ 相關的七部

38 《雜阿含 1269 經》「誰度於諸流，晝夜勤精進？不攀亦不住，何染而不著？」(CBETA, T02, no. 99, p. 348, c13-14)。《雜阿含 1316 經》「誰度於諸流，晝夜勤不懈？不攀無住處，云何不沒溺？」(CBETA, T02, no. 99, p. 361, b27-28)。《雜阿含 1329 經》「云何度諸流，日夜勤方便？無攀無住處，而不溺深淵？」(CBETA, T02, no. 99, p. 367, a2-3)《別譯雜阿含 178 經》「都無所緣攀，又無安足處，甚深洪流中，誰能不沈沒？誰有勤精進，能度瀑駛流？」(CBETA, T02, no. 100, p. 438, b12-14)。《別譯雜阿含 315 經》「云何度駛流，晝夜恒精進？如此駛流中，濤波甚暴急；無有攀挽處，亦無安足地；誰能處深流，而不為漂沒？」(CBETA, T02, no. 100, p. 479, c20-23)

39 《相應部 2.15 經》(SN2.15): 'Kathaṃsu tarati oghaṃ rattindivamatandito; appatitṭhe anālambe, ko gambhīre na sīdatī.' Bodhi(2000:148) 譯為: 'Who here crosses over the flood,/ Unwearying by day and night?/ Who does not sink in the deep,/ Without support, without a hold.' (誰能於此世日夜精勤地度過瀑流？他不攀亦不住而能不沉溺於深流)。《經集 1.9 經》: 'Ko sūḍha tarati oghaṃ, kodha tarati aṇṇavaṃ; appatitṭhe anālambe, ko gambhīre na sīdatī', Norman (1995:19, verse 173) 譯為 'Who crosses the flood here? Who crosses the ocean here? Who does not sink into the deep, which has no standing point and no support?' (誰能於此渡過瀑流？誰能於此渡過海洋？誰能不攀亦不住而不沉溺？)

40 《別譯雜阿含 1269 經》此句「宋、元、明藏」作「何時而不著」，如此，則句意清晰了，但是巴利經文的對應文句問的是「何人」，沒有相當於「何時」的字義。

41 如《雜阿含 576 經》「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CBETA, T02, no. 99, p. 153, c16-17)，各經在引用此偈時，有些用字或有出入。如《雜阿含 578 經》

經⁴² 的答偈未提到「不攀亦不住」的，有《雜阿含 1316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別譯雜阿含 315 經》。⁴³ 請參考〈表 6〉。

〈表 6〉

經名	173 偈	174 偈	175 偈	附註
《經集》 《雪山夜叉經》	誰於此渡過瀑流？誰於此渡過海洋？誰不於深處沉溺，無所攀緣亦無住立處？	具戒而有智慧，正念而內思惟，能渡過難渡的瀑流。	已離棄貪欲想，超越一切結縛，對三有的喜樂滅盡無餘，他不於深處沉溺。	175 偈未提及「不攀亦不住」。
《雜阿含 1329 經》	云何度諸流，日夜勤方便；無攀無住處，而不溺深淵？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如思惟繫念，是能度深淵。	不樂諸欲想，亦超色諸結；無攀無住處，不溺於深淵。	174 偈未提及「能渡難渡」。175 偈未提及「滅盡有樂」。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云何修善法，晝夜不懈怠？云何度駛流，無有安足處，	一切戒無犯，智慧具禪定；思惟眾過患，具足於念力，	遠離欲和合；捨諸有結使，盡於歡喜有，如是人名為，	175 偈未提及「不攀亦不住」。

「一切怖悉過」(CBETA, T02, no. 99, p. 154, a17)「悉」字在別處為「已」字。

42 《別譯雜阿含 315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雜阿含 1269 經》、《雜阿含 1316 經》、《相應部，SN 2.2.5 經》是對應經典，《雜阿含 1329 經》與《經集 1.9 經》雖然有三首偈頌與此相同，但是此兩經有「雪山夜叉」的故事，經中也有其他偈頌，因此依無著比丘與白瑞德教授的意見，只能當作「參考經典」而非「對應經典」。

43 未帶有「不攀亦不住」答偈的三經為：《雜阿含 1316 經》「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內思惟正念，能度難度流；不染此欲想，超度彼色愛；貪喜悉已盡，不入於難測。」(CBETA, T02, no. 99, p. 361, c1-4)，《別譯雜阿含 178 經》「淨持於禁戒，修智及禪定；觀察內身念，難度而得度；得離於欲結，出過色有使；盡於歡喜有，如是能履深；而不為沒溺，能度瀑駛流。」(CBETA, T02, no. 100, p. 438, b16-20)，《別譯雜阿含 315 經》「一切戒完具，定慧充其心；思惟內心念，此能度難度；除去於欲想，度有結使流；盡於喜愛有，處深不沈沒。」(CBETA, T02, no. 100, p. 479, c25-28)。

	亦無所攀緣， 處深不沈沒？	此能度難度；	處深不沈沒。	
《義足經》	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 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 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 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 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 是乃無沒淵；	174 偈未提及 「能渡難 渡」。175 偈未 提及「滅盡有 樂」。
《佛說立 世阿毘曇 論》	誰能度駛流？ 日夜無疲極？ 無底亦無攀， 深處誰不沈？	常持清淨戒， 精進不散心； 思擇內正念， 由智度難度；	欲想無有欲， 伏滅色繫縛； 永滅有喜愛， 是人終不沈。	175 偈未提及 「不攀亦不 住」。
《雜阿含 1269 經》	誰度於諸流？ 晝夜勤精進？ 不攀亦不住？ 何染而不著？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內思惟繫念， 度難度諸流。	不樂於欲想， 超越於色結； 不繫亦不住， 於染亦不著。	175 偈未提及 「滅盡有 樂」。
《別譯雜 阿含 178 經》	都無所緣攀， 又無安足處； 甚深洪流中， 誰能不沈沒？ 誰有勤精進， 能度瀑駛流？	淨持於禁戒， 修智及禪定； 觀察內身念， 難度而得度。	得離於欲結， 出過色有使； 盡於歡喜有， 如是能履深； 而不為沒溺， 能度瀑駛流。	175 偈未提及 「不攀亦不 住」。
《雜阿含 1326 經》	誰能度諸流， 晝夜勤方便？ 無攀無住處， 孰能不沈沒？	一切戒具足， 智慧善正受； 正念內思惟， 能度難度流。	不樂於五欲， 亦超度色愛； 無攀無住處， 是能不沒溺。	175 偈未提及 「滅盡有 樂」。
《別譯雜 阿含 315 經》	云何度駛流， 晝夜恒精進？ 如此駛流中， 濤波甚暴急？ 無有攀挽處， 亦無安足地；	一切戒完具， 定慧充其心； 思惟內心念， 此能度難度。	除去於欲想， 度有結使流； 盡於喜愛有， 處深不沈沒。	175 偈未提及 「不攀亦不 住」。

	誰能處深流， 而不為漂沒？			
--	------------------	--	--	--

<表 6>的偈頌，上述各經大致相同，在此可以將僅有的差異處分為三類，一是 175 偈提及「不攀亦不住」而 174 偈未提及「能渡難渡」、175 偈未提及「滅盡有樂」；此類有《義足經》、《雜阿含 1329 經》。二是 175 偈提及「不攀亦不住」、174 偈提及「能渡難渡」，但是 175 偈未提及「滅盡有樂」；此類有《雜阿含 1326 經》、《雜阿含 1269 經》。三是 175 偈未提及「不攀亦不住」而 174 偈提及「能渡難渡」、175 偈提及「滅盡有樂」；此類有《經集》《雪山夜叉經》、《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別譯雜阿含 328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別譯雜阿含 315 經》。似乎《雜阿含經》與《義足經》在 175 偈傾向不提及「滅盡有樂」；而《經集》、《佛說立世阿毘曇論》與《別譯雜阿含經》傾向於「175 偈未提及『不攀亦不住』而 174 偈提及『能渡難渡』、175 偈提及『滅盡有樂』」。

此三偈頌也顯現了一些特點，《別譯雜阿含 328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別譯雜阿含 315 經》顯示似乎譯者將 174 偈「不攀亦不住」翻譯為「無處攀緣亦無處住立」，這與「不(去)攀緣亦不(去)住立」的本意是有差距的，《別譯雜阿含》的譯語是「度流」時，「沒有地方」可以攀緣或住立，《雜阿含經》與《相應部》則是以度流時「不去攀緣不作住立」來比喻「不立於放逸、不攀於過勞」、「不立於欲樂、不攀於苦行」、「不立於常見、不攀於斷見」，⁴⁴ 兩者在法義上有相當的差異。

此處也顯示《雜阿含》或《別譯雜阿含》翻譯同一偈頌，也會有不盡相同的情況。例如 173 偈第四句，《雜阿含 1329 經》「而不溺深淵」、《雜阿含 1269 經》「何染而不著」、《雜阿含 1326 經》「孰能不沈沒」，三者不同。174 偈第四句，《雜阿含 1329 經》「是能度深淵」、《雜阿含 1269 經》「度難度諸流」、《雜阿含 1326 經》「度難度諸流」，三者雖有不同而差異不大。175 偈第四句呼應 173 偈第四句，分別作「不溺於深淵」、「於染亦不著」、「是能不沒溺」，此兩偈前後一致的翻譯用語，而三者彼此不同，可見是譯人的本意，而非一時的訛誤。

44 Bodhi, (2000: 342, note 3).

《別譯雜阿含經》也有類似的狀況，例如 173 偈，《別譯雜阿含 328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譯為六句，《別譯雜阿含 315 經》卻譯為八句；「不攀亦不住」，《別譯雜阿含 328 經》翻譯為第四、第五兩句「無有安足處，亦無所攀緣」，《別譯雜阿含 178 經》翻譯為第一、第二兩句「都無所緣攀，又無安足處」，《別譯雜阿含 315 經》翻譯為第五、第六兩句「無有攀挽處，亦無安足地」；174 偈，《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五句，《別譯雜阿含 315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譯為四句；「正念內思惟，能度難度流」，《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思惟眾過患，具足於念力，此能度難度」，《別譯雜阿含 178 經》譯為「觀察內身念，難度而得度」，《別譯雜阿含 315 經》譯為「思惟內心念，此能度難度」，三者不同。175 偈，《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五句，《別譯雜阿含 315 經》、《別譯雜阿含 178 經》譯為四句；「無攀無住處，是能不沒溺」，《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盡於歡喜有，如是人名為，處深不沈沒」，《別譯雜阿含 178 經》譯為「盡於歡喜有，如是能履深」，《別譯雜阿含 315 經》譯為「盡於喜愛有，處深不沈沒」，三者不同。

為何同一《雜阿含經》或《別譯雜阿含經》對同一偈頌會有不同的譯語呢？本書的後面章節會探討其形成的原因與背後的意涵。⁴⁵

在相當於《經集》170-172 偈與 168-169 偈此兩組偈頌之間，《義足經》、《雜阿含 1329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還有兩、三首偈頌為《經集》與《佛說立世阿毘曇論》所無；為稱引方便，暫且稱之為 K3, K4 與 K5 偈。此 K3, K4, K5 偈也出現在《雜阿含 601 經》、《別譯雜阿含 176 經》與《相應部 1.27 經》。請參考〈表 7〉。

〈表 7〉

經名	K3 偈	K4 偈	K5 偈	附註
《義足經》	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	是六還六向， 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無色，		問句及答句均未提及「流」與「轉」。

45 請參考蘇錦坤，(2016b)，〈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無餘滅盡去？	已盡有何餘。		
《雜阿含 1329 經》	泉從何轉還， 惡道何不轉； 世間諸苦樂， 於何而滅盡？	眼耳鼻舌身， 及以意入處； 於彼名及色， 永滅盡無餘。	於彼泉轉還， 於彼道不轉； 於彼苦及樂， 得無餘滅盡。	問句及答句均 提及「流」與 「轉」；答句 提及六入處。
《雜阿含 601 經》	薩羅小流注， 當於何反流； 生死之徑路， 於何而不轉？ 世間諸苦樂， 何由滅無餘？	眼耳鼻舌身， 及彼意入處； 名色滅無餘， 薩羅小還流； 生死道不轉， 苦樂滅無餘。		問句及答句均 提及「流」與 「轉」；答句 提及六入處。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云何池流迴？ 何處無安立？ 苦樂於何處， 滅盡無有餘？	眼耳鼻舌身， 意根為第六； 此處池流迴， 此無安立處； 名色不起轉， 此處得盡滅。		問句提及 「流」而未提 及「轉」；答 句提及六入 處。
《別譯雜阿含 176 經》	池水云何竭？ 有何流還返？ 世間之苦樂， 何處都消盡？	眼耳與鼻舌， 并及於身意； 名色都消盡， 如是池枯竭。	盡於諸結業， 世間之苦樂； 於斯盡無餘， 亦無有還返。	問句及答句均 提及「流」與 「轉」；答句 提及六入處。
《相應部 1.27 經》	從何處此流會 回流？何處此 轉不再轉 動？ ⁴⁶ 何處名 色永滅無餘？	此處水、地、 火、風無立足 處，是為此流 回流處；是為 此轉不再轉動 處，是為名色		問句及答句均 提及「流」與 「轉」；答句 提及四大、流 與轉。

46 《相應部 1.27 經》(S i 15): ‘katham vattaṃ na vattati?’ Bodhi(2000:103, line 13) 翻譯為「何處此轉不再轉動？」是將 vatta 譯為「轉動」(名詞)，這和《雜阿含 1329 經》「惡道何不轉」(CBETA, T02, no. 99, p. 366, c17)相同(「惡道」應該解釋為「何道」、「何處」)，也和《雜阿含 601 經》「於何而不轉」(CBETA, T02, no. 99, p. 160, c21)相同。vatta 另外一個意義是「作、已作」，如果作此解釋，問句就成為「如何已作不再作？」，答句為「已作不再作」，與《義足經》的答句「是生不復生」(CBETA, T04, no. 198, p. 184, a23)相近，《義足經》的問句「何可無有可」(CBETA, T04, no. 198, p. 184, a21)仍然不可解，筆者認為或許可以仿照答句，將此句改為「何生無有生」。

		永滅無餘處。		
--	--	--------	--	--

上述三首偈頌(K3, K4, K5)也顯示與 173, 174, 175 偈同樣的議題：同一偈頌，在《雜阿含》或《別譯雜阿含》各經的翻譯卻不相同。例如 K3 偈的前半偈，《雜阿含 1329 經》譯為「而不溺深淵」、《雜阿含 601 經》譯為「薩羅小流注，當於何反流；生死之徑路，於何而不轉」。K4, K5 兩偈，《雜阿含 1329 經》為八句，《雜阿含 601 經》為四句，，差異可說極為顯著。

《別譯雜阿含經》也有類似的狀況，K3 偈前兩句，《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云何池流迴？何處無安立」，《別譯雜阿含 176 經》譯為「池水云何竭？有何流還返」，兩者不同。K4, K5 偈，《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六句，《別譯雜阿含 176 經》譯為八句；《別譯雜阿含 328 經》譯為「轉」，《別譯雜阿含 178 經》則譯為「還返」，兩者不同。

《別譯雜阿含 328 經》與《雜阿含 1329 經》在兩組偈頌之間(173-175 偈與 176-180 偈)，尚有兩首偈頌，在此，稱之為 K6 與 K7 頌，請參考〈表 8〉。這兩首偈頌也與《別譯雜阿含 325 經》、《雜阿含 603 經》雷同。

〈表 8〉

經名	K6 偈	K7 偈	附註
《雜阿含 1329 經》	何法度諸流？ 以何度大海？ 云何捨離苦？ 云何得清淨？	正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斷苦， 智慧得清淨。	----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誰度於駛流？ 孰能越大海？ 誰能捨於苦？ 云何得清淨？	信能度駛流， 不放逸越海； 精進能捨苦， 智慧能使淨。	----
《雜阿含 603 經》	云何度諸流？ 云何度大海？	信能度諸流， 不放逸度海；	----

經》	云何能捨苦？ 云何得清淨？	精進能除苦， 智慧得清淨。	
《雜阿含 1326 經》	以何法度流？ 以何度大海？ 以何捨離苦？ 以何得清淨？	以信度河流， 不放逸度海； 精進能除苦， 以慧得清淨。	
《別譯雜阿含 325 經》	誰渡於駛流？ 誰渡於大海？ 誰能捨離苦？ 誰得於清淨？	信能渡駛流， 不放逸渡海； 精進能離苦， 智慧能清淨。	----
《法句經》 第四品 〈篤信品〉	-----	信能度淵， 攝為船師； 精進除苦， 慧到彼岸。	「攝為船師」，相當於其他各經的「不放逸渡海」； 「慧到彼岸」與其他各經的「智慧能清淨」不同。 ⁴⁷

漢譯《雪山夜叉經》的五個有關法義問答偈頌，依照《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偈頌次序，也就是 170, 171, 172, K3, K4, K5, 168, 169, 173, 174, 175, K6, K7 的偈頌次序，在此將有類似偈頌的單經排列於〈表 9〉，在《別譯雜阿含經》可以發現除了對應於 168, 169 偈的《別譯雜阿含 235 經》之外《別譯雜阿含 176, 177, 178 經》三經是排列在一起的，在《雜阿含經》則有《雜阿含 601, 602, 603 經》為緊鄰的三部經，這樣所呈現的關聯，應該不是出於單純的巧合而已。

〈表 9〉

偈頌編號	對應的雜阿含經號	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經號	對應的相應部經號
170, 171,	《雜阿含 602 經》	《別譯雜阿含 177 經》	《相應部 1.30 經》

⁴⁷ 《瑜伽師地論》的問答與《法句經》不同，與其他各經同為「智慧得清淨」：「誰能越暴流？誰能超大海？誰能捨眾苦？誰能得清淨？正信越暴流，無逸超大海；精進捨眾苦，智慧得清淨。」(CBETA, T30, no. 1579, p. 375, c27-p. 376, a1)。

172			
K3, K4, K5	《雜阿含 601 經》	《別譯雜阿含 176 經》	《相應部 1.27 經》
168, 169	《雜阿含 1008 經》	《別譯雜阿含 235 經》	《相應部 1.70 經》
173, 174, 175	《雜阿含 1269 經》	《別譯雜阿含 178 經》	《相應部 2.15 經》
K6, K7	《雜阿含 603 經》、《雜阿含 1326 經》、《雜阿含 1329 經》	《別譯雜阿含 325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	

《經集》《雪山夜叉經》最後的 176 到 180 偈，180 偈與 192 偈(《經集》《曠野夜叉經》)大致相同，《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只有 177, 178, 179 三偈，《義足經》只有 179 偈，《別譯雜阿含 328 經》只有 179, 180 偈，《雜阿含 1329 經》有 176, 177, 179, 180 偈，《義足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雜阿含 1329 經》三經都有雪山夜叉感謝七岳夜叉引導得見世尊的偈頌。如果將 180 偈等同於 192 偈，則《別譯雜阿含 328 經》與《雜阿含 1329 經》都有相當於《經集》《曠野夜叉經》的 189, 190, 192 三偈。

3. 諸本《雪山夜叉經》差異的探討

比對諸本《雪山夜叉經》的差異之後，可以歸納成「緣起故事的有無」、「偈頌文句錯落」、「有關法義的偈頌也出現在其他經」、「巴利《雪山夜叉經》重複的 163, 163A, 163B 偈頌的解讀」、「翻譯用詞的一致性」等五個議題。

3.1 緣起故事的有無：

巴利《雪山夜叉經》為純粹偈頌，而漢譯對應經典如《雜阿含 1329 經》、《別譯雜阿含 328 經》、《義足經》第十三經《兜勒梵志經》與《佛說立世阿毘

曇論》第四品〈夜叉神品〉，都有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的故事作為講說偈頌的楔子。

Jayawickrama 指出，「帶有偈頌的經典泛稱為祇夜，特別是如《相應部》〈有偈品〉的經典。依此處的解釋判斷，祇夜 Geyya，(字根為 gai，相當於 gāyati 唱誦)，似乎是代表偈頌描述長行的 ākhyāna 形式的文體。一般而言，古老的 ākhyāna 文體，偈頌是固定的，長行部分則可以由誦者自行作彈性變動。這樣的情況似乎也發生在巴利文獻上，但是隨著時間流轉，彈性的長行敘說也固定為經文，通常下一步的演變是把長行敘述也轉為偈頌，如《經集》中的《出家經》與《精進經》所呈現的形式。」⁴⁸

無著比丘也呼應這樣的見解，在〈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列舉許多例證，認為在口誦傳承中有部分經典，「註釋經文的詞句」在傳承過程中最終成為了經文的一部分。文中更進一步說：「將固定的內容與註釋書形態的解說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基本型式，似乎從早期吠陀 ākhyāna 一直伸展延續到今日錫蘭的 kavi baṇa。」⁴⁹

諸部《雪山夜叉經》的「緣起」部分，很有可能也發生上述的狀況：最初的面貌是只有偈頌(如漢譯《義足經》的偈頌，去除掉長行部分)；之後在講說時附加了「雪山夜叉」、「七岳夜叉」的說明(如巴利《經集》的「誦經者附註 reciter's remarks」)；後來有些傳承(如漢譯《別譯雜阿含》與《雜阿含》所依據的傳承)將不是經文的解說編入《雪山夜叉經》中；最後又如《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故事內容，增加了南山七山與北山七山的名稱，與「醯摩跋多王」父親「醯摩槃」臨終囑咐見佛的敘述。

《經集》153 偈意為『今天是十五日的齋戒日，這是個美好的夜晚；讓我們去見喬達摩，這位最著名的老師。』，此偈頌被註為七岳夜叉所說。對應於《經集》153 偈，漢譯四經都為雪山夜叉所問，偈頌後半段為問句而與《經集》有較大的差異，如《雜阿含 1329 經》為「十五日良時，天夜遇歡會；當說受何齋，從何羅漢受？」，《別譯雜阿含 328 經》為「十五日夜月，圓足極淨明；聞命將徒眾，

48 Jayawickrama (1959:12, line 7-16).

49 Anālayo, (2010:16, and note 88), 'The Influence of Commentarial Exegesi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Āgama Literature': 關於吠陀 ākhyāna 參考 Alsdorf (1974)；關於 kavi baṇa 參考 Mahinda (2003)。

今故來相造；應當親近誰，誰是汝羅漢？」⁵⁰ 這四經在此偈頌中，雪山夜叉既不知道七岳夜叉在上一段所稱的「如來、世尊」是誰，也未提到要去拜訪他。可是在此兩頌之前的長行，已經敘述七岳夜叉所信奉的是世尊，如《雜阿含 1329 經》已說：「今我宮中有未曾有寶、大波曇摩出，所謂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便可來奉事供養。」漢譯四經也在 153 偈、154 偈之間，有一首《經集》所無的偈頌，如《雜阿含 1329 經》「今日佛世尊，在摩竭勝國；住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演說微妙法，滅除眾生苦；苦苦及苦集，苦滅盡作證；八聖出苦道，安隱趣涅槃；當往設供養，我羅漢世尊。」⁵¹ 如上所說，長行並未與偈頌有適當的呼應，可以考量為附加長行經文的可能性。

3.2 《別譯雜阿含 328 經》偈頌有「詩句散落」或「詩句錯置」的現象：

如同〈表 1〉顯示，由於此段落其他各經的偈頌相當一致，顯示出《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偈頌有詩句錯置的現象。

這樣的詩句錯置的現象，有可能是出自翻譯前的原稿(文本的、或者默誦的)；也有可能是翻譯時，粗擬的譯文還沒定稿，次序被擔任「筆受」者混淆了；也有可能是文稿翻譯無誤，在經帙保存與傳抄時，次序混亂了。總之，前一原因是出自原稿，後二原因是出自漢地的翻譯與傳抄。

就前一原因而言，如果《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是出自闇誦，詩句錯置有可能是由於誦者記憶模糊與背誦失誤；也有可能這樣的訛誤已經發生在年代久遠之前，而代代傳誦下來。前一原因只發生在此位「闇誦者」，後一原因可能發生在此一傳

50 《雜阿含 1329 經》(CBETA, T02, no. 99, p. 365, c21-22)，《別譯雜阿含 328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4, a2-4)，在其他兩經為：《佛說義足經》「今十五大淨，夜明如日光；求尊作何方，不著在何處？」(CBETA, T04, no. 198, p. 183, b29-c1)，《佛說立世阿毘曇論》「今十五淨日，四王來集時；我等事何師？汝信阿羅訶？」(CBETA, T32, no. 1644, p. 177, b5-6)

51 《雜阿含 1329 經》(CBETA, T02, no. 99, p. 365, c24-29)；《別譯雜阿含 328 經》「如來世所尊，王舍城最上；說於四諦法，斷除一切苦；說苦從因生，能生苦名習；賢聖入正道，趣向於寂滅；彼是我羅漢，汝當親近之。」(CBETA, T02, no. 100, p. 484, a6-10)；《佛說義足經》「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從苦復苦生，斷苦不復生；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今往具禮敬，即是我所尊。」(CBETA, T04, no. 198, p. 183, c2-6)；《佛說立世阿毘曇論》「是時佛世尊，住摩伽陀城；為滅一切苦，說法一切智；諸苦及苦集，苦滅不更生；八分苦滅道，無惱向涅槃；是故汝及我，當往事是人；一切無能比，是我信羅訶。」(CBETA, T32, no. 1644, p. 177, b8-13)。

承的多位「闡誦者」或者甚至是書寫的「文卷」。如果是依據文稿翻譯，當然也可能有前述的失誤，只不過依據偈頌格律與詩韻(metre)的限制，應該有機會讓其他長老察覺到詩句誤置到別首偈頌，造成詩韻的不協，而能及時更正，因此出自文本的可能性比較低。

就後二原因而言，由於《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年代、地點與譯人，現存的文獻近乎全無記載，也頗難推究。《別譯雜阿含 326 經》有小註：「毘(口*梨)，秦言雄也)」，《開寶藏》收錄《別譯雜阿含經》註明為「三秦失譯」，以及《開元釋教錄》登錄「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為「三秦失譯」，即使如此，也不該推論此經翻譯於在西元 351-431 年之間，因為此類「秦言、晉言」之類的夾註，不足以證實年代。⁵² 但是，在古經錄中，最早著錄《別譯雜阿含經》的為西元 594 年附近的《眾經目錄》⁵³與《歷代三寶紀》，⁵⁴ 如此一來，在經文完成翻譯到經錄的登錄之間，《別譯雜阿含》就有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曖昧不明的時期，也難以論斷漢譯的翻譯、經帙的保存與輾轉傳抄之間，有何重大的問題。一般而言，古漢譯佛典或有字詞錯謬、偈頌佚失或整部經文、整卷經文次序混亂的狀況，但是所翻譯的偈頌文句散落到別首偈頌的情況，則較少見。

即使如此，我們也無法認定失誤就一定發生在漢譯的過程中，因為在巴利《經集》的〈蛇品〉第二經《特尼耶經》(Dhaniya Sutta)也有同樣的偈頌的詩句散落錯置的現象。如諾曼博士所指出，第 21 頌並未恰當地呼應第 20 頌，他推論「第 20 頌的對應偈頌應該是遺失了，而現存的第 21 頌則含有一半特尼耶的偈頌，與另一半佛陀的偈頌。」⁵⁵

52 水野弘元，(2003:426-427)：「智昇依據這點，認為此小註是與翻譯有關係者所添加的，並查定它是在秦代譯出的。此可說是正確的推定。」但是後文又說：「若以為《別譯雜阿含經》是三秦時代(351-431)譯出的…」，似乎又未將此作為定論。

53 《眾經目錄》成於隋開皇十四年(西元 594 年)，為法經所著錄，《眾經目錄》：「開皇十四年七月十四日」(CBETA, T55, no. 2146, p. 149, a26)。

54 《歷代三寶紀》成於隋開皇十七年(西元 597 年)，為費長房所著錄，《歷代三寶紀》：「迄今開皇太歲丁巳」(CBETA, T49, no. 2034, p. 120, b3-4)。

55 Norman(1995:20)。巴利《經集》《蛇品》第二經〈丹尼耶經〉(Dhaniya Sutta)的體裁是牧牛人丹尼耶以世俗的觀點敘述一首偈頌，佛陀則以出家修行者的觀點反諷似地說類似而意義完全不同的偈頌，最後丹尼耶感悟而皈依佛陀；因此，如有同一首偈頌出現丹尼耶與佛陀的敘述，顯示出兩首偈頌均有部分遺失了。

綜合以上所述，雖然原稿文本失當、默誦失誤、漢譯筆受錯謬、傳抄訛誤等都有可能是「文句錯落」的原因，筆者特別懷疑原因是「翻譯出自默誦」。⁵⁶

巴利《經集》的《丹尼耶經》與漢譯《別譯雜阿含 328 經》，這兩經偈頌文句錯落的現象，顯示在書寫成文稿之前，純粹的口誦傳承一方面承擔了保存佛法的重大任務；另一方面，依靠記憶而作的師弟口耳相傳的背誦傳統，也無可避免地會造成遺漏、次序錯誤與字詞訛誤的結果。

3.3 法義問答的偈頌也出現在其他經：

《經集》為 168-175 偈等八首偈頌、三個問答，《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偈頌數目比《經集》多，次序也與《經集》不同，這樣的差異應該不是背誦失誤造成的次序錯亂，而是來自部派傳承的差異。

如上一節所述，在漢譯和巴利《雪山夜叉經》有關法義問答的偈頌，也出現在其他《雜阿含》、《別譯雜阿含》與《相應部》的經文中。這些重複的偈頌或經典在口誦傳承的意義令人深思。

這樣的現象，筆者認為有三種可能：

(1). 原先為三部單獨問答的偈頌與經文，由於偈頌有相關的法義，在講說法義時被集成一經，如《經集》《雪山夜叉經》的形式；後來更加上故事框架，而成為漢譯四經的形式。也就是先有單經，後結集成《雪山夜叉經》。

(2). 原先的經文即含有三個問答，在傳誦之中，各個問答被單獨講說而成為單一經典；也就是先有《雪山夜叉經》，後分別講說為單經。

(3). 三部單經與《雪山夜叉經》都獨立存在，彼此無相互演繹的關係。

在《雜阿含 1326 經》(《曠野夜叉經》)的偈頌，如「幾法起世間，幾法相順可；世幾法取受，世幾法損減。」相當於《經集》168 偈；「世六法等起，六法相順可；世六法取受，世六法損減。」相當於《經集》169 偈；「誰能度諸流，晝夜勤方便；無攀無住處，孰能不沈沒。」相當於《經集》173 偈；「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正念內思惟，能度難度流；不樂於五欲，亦超度色愛；無攀無

56 《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出於默誦，請參考本書第四章〈寫本與默誦〉。

住處，是能不沒溺。」相當於《經集》174 偈、175 偈。因此，如果是狀況二，恰巧《雜阿含 1329 經》與《雜阿含 1326 經》的五首偈頌相同，又各偈頌分別被引用為單經，筆者認為這樣的可能性較低，而是數個單一偈頌，被集結在一起來解說法義，由於「祇夜」附加長行講說的特性，附加了故事性的講說而形成不同的兩部經⁵⁷。

如上所述，筆者認為「狀況一」，由數部單經結合成較長的經文，而附加故事框架，為較可能。

3.4 巴利《雪山夜叉經》重複的偈頌：

巴利《雪山夜叉經》有些版本有重複的 163, 163A, 163B 偈頌，有些版本則無此重複，漢譯的《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在此提供了較為合理的解釋。《雜阿含 1329 經》重複的是 163A 偈，為雪山夜叉讚嘆世尊「明行悉成就」，七岳夜叉用相同的偈頌重複再讚嘆一次。在此解釋之下，巴利《雪山夜叉經》的敘述就顯得較有條理，163A 偈為七岳夜叉勸說雪山夜叉應如法讚嘆世尊，163B 偈頌為勸說雪山夜叉應如法隨喜世尊，其次，164 偈再勸請雪山夜叉一同前往謁見世尊。有了漢譯兩經的呼應，可以支持 163A 與 163B 不是背誦的疏忽而造成重複，這有可能是原始經文而別具意義。

這是藉助漢譯經典來解讀巴利文獻的一個例子。

3.5 翻譯用詞的一致性：

如〈表 5〉、〈表 6〉、〈表 7〉、〈表 8〉所顯示，《雜阿含經》在不同的經典對同一偈頌有不一致的翻譯，《別譯雜阿含經》也有同樣的現象。這是所謂的「一詞多譯」的現象，請參考本書第十二章〈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這樣的情況不是孤例，如《雜阿含 551 經》「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還滿；世間諍言訟，畢竟不復為」、「若斷一切流，亦塞其流源；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虛空於諸欲，永已不還滿；

57 也就是說，筆者依照 Jayarickrama 的主張(詳見前文〈3.1 緣起故事的有無〉)作此推論。

不復與世間，共言語諍訟」，同一部經前後兩首偈頌譯詞不盡相同。⁵⁸ 如《雜阿含 379 經》「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拘隣白佛：『已知，善逝。』尊者拘隣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隣。」在前後文句中，一用『憍陳如』，一用『拘隣』。《增壹阿含 11.10 經》經文「如來記別調達」與「提婆達兜」，在前後文句中，一用『調達』，一用『提婆達兜』。⁵⁹ 《增壹阿含 34.2 經》中，Vidūdabha 有「毗流勒」、「流離」兩種譯法。⁶⁰

王常蒞也指出：

「另一方面，漢譯〈安那般那念相應〉之群經，雖然都被認為是求那跋陀羅所譯，為何在其譯筆之下卻出現如此『多元』的譯詞或句型？這當中除了涉及文本的時空變遷、傳譯等諸多問題之外，或許還牽涉到部派佛教的議題。」⁶¹

這一現象，對於利用譯詞或句型的特性來辨認經典譯人的方法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警訊。

4. 漢譯諸本《雪山夜叉經》的相似度

如同上文所敘述，就偈頌次序而言，《雜阿含 1329 經》為 165, 165, 166, 170, 171, 172, K3, K4, K5, 168, 169, 173, 174, 175, K6, K7，《別譯雜阿含 328 經》為 165, 166, 170, 171, 172, K3, K4, 168, 169, 173, 174, 175, K6, K7。《別譯雜阿含 328 經》並未重複 165 偈，沒有 K5 偈，其餘和《雜阿含 1329 經》完全相同。《異足經》的偈頌次序為 165, 166, 165, 170, 172, 168, 169, 173, 174, 175, K3, K4，除了重複的 165 偈位置不同，佚失 171 偈，K3 與 K4 兩偈位於 175 偈之後，也沒有 K6 與 K7 兩偈。如果不提作為楔子的故事框架，純就偈頌而言，《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非常近似。

58 《雜阿含 551 經》(CBETA, T02, no. 99, p. 144, b4-7)；(CBETA, T02, no. 99, p. 144, c13-16)。

59 《雜阿含 379 經》(CBETA, T02, no. 99, p. 104, a11-13)。《增壹阿含 11.10 經》(CBETA, T02, no. 125, p. 567, b6) 與(CBETA, T02, no. 125, p. 567, c7)。

60 《增壹阿含 34.2 經》「名曰毘流勒…流離太子」(CBETA, T02, no. 125, p. 690, b15-17)。《增壹阿含 13.3 經》「琉璃王子」(CBETA, T02, no. 125, p. 572, b23)。

61 王常蒞(2007:27)。此文繼續陳述：「各個文本記載的差異，很可能造成後人不同的理解與詮釋。故此，對此議題作進一步的探究，將有助於理解差異的背後是否呈顯不同部派佛教特有的教導或詮釋。」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偈頌次序為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既沒有 K3 與 K4 兩偈，也沒有 K6, K7 兩偈。除了欠缺 165 偈以外，與《經集》《雪山夜叉經》次序完全相同。

依據偈頌的對照閱讀，顯然《別譯雜阿含 328 經》比較接近《雜阿含 1329 經》，《佛說立世阿毘曇論》的〈夜叉神品〉則比較近似巴利《雪山夜叉經》，至於支謙譯的《義足經》〈兜勒梵志經(部分)〉則是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雜阿含 1329 經》的系統較接近。請參考〈表 10〉。

〈表 10〉

特點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義足經》
偈頌次序	與《經集》《雪山夜叉經》相近	與《雜阿含 1329 經》相近	與《雜阿含 1329 經》相近
偈頌 K3, K4, K5	無	只有 K3 與 K4 兩偈	只有 K3 與 K4 兩偈，位置不同
偈頌 168, 169	與《經集》《雪山夜叉經》次序相同	位於 172 頌與 173 頌之間，與《雜阿含 1329 經》相近	位於 172 頌與 173 頌之間，與《雜阿含 1329 經》相近
偈頌 K6, K7	無	有 K6 與 K7 兩偈	無

5. 結語

貝赫特(Heinz Bechert) 在他的論文〈關於初期佛教傳統語言的方法學考量〉指出：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結集文獻無法帶我們追溯到任何『阿含原型』，但是它們能追溯到使用經典組織原則之下的個別編輯結果。」⁶²

因此，相當明顯地，我們無法僅僅依賴此一跨文本比較研究所得的結論，就足以判定任何類似「巴利《雪山夜叉經》較為古老，而漢譯四部經則為稍晚的結集或增修的經典」的推測。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或殘卷，才能證據充分地判斷誰早誰晚的議題。

當然，漢譯與巴利經典的對照閱讀，可以幫助我們澄清漢譯經典與巴利文本的疑義；同時，藉助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將會更有機會理解西元四百年之前的翻譯情境，而更能把握古代翻經大德所留下的古譯經典。

6. 餘響

《阿育王刻文》「十四章摩崖法敕」的第十三章提到當年(阿育王灌頂八年)的五個鄰國國王：「於此有稱為安提瑜迦之與那王，又越過其安提瑜迦王，有稱為土羅耶王、安提奇那王、摩迦王、阿利奇修達羅王之四王，…以至錫蘭王。」⁶³

上述與阿育王並時的五王為：

1. 安提瑜迦王 (Am̐tiyoga)：安條克二世 Antiochus II Theos of Syria, 敘利亞國王
2. 土羅(瑪)耶王 (Tulamaya)：托勒密王二世 Ptolemy II Philadelphus，埃及國王

62 Bechert(1991:3-19),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63 元亨寺《南傳大藏經》對此五王的附註：「Am̐tiyoga or Atiyoga (K), Am̐tiyoka (Sh)。參照第二章註。Tulamaya (K), Turamaya (Sh), Turamāya (G) = Ptolemy II Hhiladelphos of Egypt, B. C. 285-247; Am̐tekina (K, G), Am̐tikini (Sh) = Antigonos Gonatas of Macedonia, B. C. 276-239; Makā (K) Maka (Sh, M) Magā (G) = Makas of Cyrene, B. C. cir. 300-250; Alikyaṣueale (K), Alikasudara (Sh, M) = Alexander of Epirus, B. C. 272-cir. 255，大致為 Alexander of Corinth, B. C. 252-cir. 244。此等諸王之年代，由於學者多少舉不同之數字。今唯由一說。」(CBETA, N70, no. 38, p. 224, a14-p. 225, a2)。

3. 安提奇那王 (Antekina)：安蒂哥魯斯 Antigonos Gonatas of Macedonia, 馬其頓王

4. 摩迦王 (Magas of Cyrene)：位於今日北非利亞的國王，是托勒密王二世的同父異母兄弟

5. 阿利奇修達羅王 (Alikyaşueale)：伊比魯斯的亞歷山大王 Alexander II of Epirus

在印度史上，統治巴比倫到大月氏(大夏 Bactria)的塞琉古一世 Seleukos Nikator 於西元前 305 年渡過印度河攻打印度，被阿育王的祖父月護王 Chandragupta (Candragupta) 擊敗，兩國簽訂和約並聯姻，塞琉古一世派使者麥加斯梯尼 Megasthenes 出使孔雀王朝的首都華氏城，並且寫下第一本實地觀察印度的史書《印度記》。

古代希臘文獻記錄了「月護王、塞琉古一世」、「賓頭娑羅王、安條客一世」之間長期且頗為頻繁的通信。直到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 (西元前 285-247 年，上述五王之第二位)派使者狄奧尼西奧斯出使印度，見到的國王可能是阿育王或其父親賓頭娑羅王。很有可能孔雀王朝的印度國王送給托勒密王朝的希臘國王的禮物，其中可能含有佛教文獻和佛教藝術。

我猜測，這樣的東西兩位國勢強大的國王長期通信、互贈禮物，在古希臘及古印度應該成為佳話，而為貴族之間傳誦講說的佳話。因此可能將印度國王(實際上應為西元前 300-240 年位於華氏城的孔雀王朝)附會為位於王舍城附近的「yakkha Sātāgira 七岳夜叉」，而將位於巴比倫、敘利亞、阿富汗的托勒密王國統治者附會為位於雪山下的「yakkha Hemavata 雪山夜叉」。

《雜阿含 1329 經》提到：「醯魔波低天神與娑多耆利天神相約，如有寶物出現，必須互相知會；醯魔波低天神宮中出現千葉金莖蓮花，邀娑多耆利天神來觀，娑多耆利天神並不以此為寶，反而邀醯魔波低天神來見『未曾有寶』，也就是世尊。」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故事概要大致相同，只是「醯魔波低天神」與「娑多耆利天神」在此譯為「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相當於巴利經文的「yakkha Hemavata 雪山夜叉」與「yakkha Sātāgira 七岳夜叉」的音譯。筆者猜測，「月護王、塞琉古一世」、「賓頭娑羅王、安條客一世」之間長期且頗為頻繁

的通信與互贈禮物，可能是「雪山夜叉、七岳夜叉」的故事雛形，如果這一推測正確的話，《經集》的《雪山夜叉經》、《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就要遲到西元前 250 年左右才會成型，這大約是在佛陀涅槃(西元前 380 年)後的 130 年。

也就是說，偈頌也許是相當古老，但是將這些偈頌安上故事的框架，可能要在西元前 250 年之後，由於巴利《雪山夜叉經》、《雜阿含 1329 經》與《別譯雜阿含 328 經》的故事架構大致相同，這代表此一故事框架發生在巴利《經集》、《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的背誦傳承分離之前。也就是說，此一推論會導引至巴利《經集》、《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的結集發生在西元前 250 年之後。

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膽的猜測，有待更多檢驗。

7. 偈頌編號

為了節省讀者翻閱檢所的時間，本小節將相關偈頌編號摘錄於此。

7.1 《雜阿含 1329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娑多耆利天神、醯魔波低天神共作約誓，若其宮中有寶物出者必當相語，不相語者得違約罪。時醯魔波低天神宮中有未曾有寶、波曇摩華出，華有千葉，大如車輪，金色寶莖。時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語娑多耆利：「聚落主，今我宮中忽生未曾有寶、波曇摩花，華有千葉大如車輪，金色寶莖，可來觀看。」娑多耆利天神遣使詣醯魔波低舍告言：「聚落主，用是波曇摩百千為？今我宮中有未曾有寶、大波曇摩出，所謂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便可來奉事供養。」時醯魔波低天神即與五百眷屬往詣娑多耆利天神所，說偈問言：

153 『十五日良時，天夜遇歡會；當說受何齋，從何羅漢受？』

時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今日佛世尊，在摩竭勝國；住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演說微妙法，滅除眾生苦；苦苦及苦集，苦滅盡作證；

八聖出苦道，安隱趣涅槃；當往設供養，我羅漢世尊。』

醯魔波低說偈問言：

154 『彼有心願樂，慈濟眾生不？彼於受不受，心想平等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55 『彼妙願慈心，度一切眾生；於諸受不受，心想常平等。』

時醯魔波低說偈問言：

162 『為具足明達？已行成就不？諸漏永滅盡？不受後有耶？』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63 『明達善具足，正行已成就；諸漏永已盡，不復受後有。』

醯摩波低說偈問言：

163A 『牟尼意行滿，及身口業耶？明行悉具足，以法讚歎耶？』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63A 『具足牟尼心，及業身口滿；明行悉具足，以法而讚歎。』

醯摩波低說偈問言：

156 『遠離於害生？不與不取不？為遠於放蕩？不離禪思不？』

娑多耆利復說偈言：

157 『常不害眾生，不與不妄取；遠離於放蕩，日夜常思禪。』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160 『為不樂五欲？心不濁亂不？有清淨法眼？滅盡愚癡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61 『心常不樂欲，亦無濁亂心；佛法眼清淨，愚癡盡無餘。』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158『至誠不妄語？麤澀言無有？得無別離說？無不誠說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59『至誠不妄語，亦無麤澀言；不離他親厚，常說如法言。』

醯摩波低復說偈問言：

K1『為持清淨戒？正念寂滅不？具足等解脫？如來大智不？』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K2『淨戒悉具足，正念常寂靜；等解脫成就，得如來大智。』

醯魔波低復說偈問言：

163『明達悉具足，正行已清淨；所有諸漏盡，不復受後有。』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63『明達悉具足，正行已清淨；一切諸漏盡，無復後生有。』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163A『牟尼善心具，及身口業跡；明行悉成就，故讚歎其法。』

娑多耆利說偈答言：

163A『牟尼善心具，及身口業跡；明行悉成就，讚歎於其法。』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165『伊尼延鹿(足*專)，仙人之勝相；少食捨身貪，牟尼處林禪；汝今當共行，敬禮彼瞿曇。』

時有百千鬼神眷屬圍繞娑多耆利、醯魔波低速至佛前禮拜供養，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敬禮。而說偈言：『

165 伊尼延鹿(足*專)，仙人之勝相；少食無貪嗜，牟尼樂林禪；我等今故來，請問於瞿曇；

166 師子獨遊步，大龍無恐懼；今故來請問，牟尼願決疑；

170 云何得出苦，云何苦解脫？唯願說解脫，苦於何所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171 『世五欲功德，及說第六意；於彼欲無貪，解脫一切苦；

172 如是從苦出，如是解脫苦；今答汝所問，苦從此而滅。』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K3 泉從何轉還，惡道何不轉；世間諸苦樂，於何而滅盡？』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K4 眼耳鼻舌身，及以意入處；於彼名及色，永滅盡無餘；

K5 於彼泉轉還，於彼道不轉；於彼苦及樂，得無餘滅盡。』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168 『世間幾法起？幾法世和合？幾法取受世？幾法令世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169 『六法起世間，六法世和合；六法取受世，六法世損滅。』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

173 『云何度諸流，日夜勤方便；無攀無住處，而不溺深淵？』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174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如思惟繫念，是能度深淵。

175 不樂諸欲想，亦超色諸結；無攀無住處，不溺於深淵。』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復說偈問佛：

K6 『何法度諸流？以何度大海？云何捨離苦？云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K7 『正信度河流，不放逸度海；精進能斷苦，智慧得清淨。』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189 『汝可更問餘，沙門梵志法；真實施調伏，除此更無法。』

醯魔波低復說偈言：

190 『更餘何所問，沙門梵志法；大精進今日，已具善開導；

我今當報彼，娑多耆利恩；能以導御師，告語於我等；

180 我當詣村村，家家而隨佛；承事禮供養，從佛聞正法；

179 此百千鬼神，悉合掌恭敬；一切歸依佛，牟尼之大師；

177 得無上之名，必見真實義；成就大智慧，於欲不染著；

176 慧者當觀察，救護世間者；得賢聖道跡，是則大仙人。』

佛說是經已，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及諸眷族五百鬼神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隨喜禮佛而去。」

7.2 《別譯雜阿含 328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二夜叉，一名七岳，二名雪山；此二夜叉共為親友而作誓言：『若汝宮中有妙寶出，當語於我。若我宮中有妙寶出，亦當語汝。』時雪山夜叉宮中有千葉蓮花大如車輪，紺瑠璃莖、金剛為鬚。雪山夜叉覩斯事已，即便遣使語彼七岳言：『我宮中有是異物，汝可來觀。』爾時七岳夜叉聞是語已，即作心念：『如來世尊近在不遠，可使詣雪山夜叉所言：「我當必詣彼往看寶華。」』作是念已，即復遣使言：『我此中有如來、至真、等正覺在此現形，汝宮雖有如是寶華，為何所益？』爾時雪山夜叉聞其使語，侍從五百夜叉，往詣于彼七岳夜叉所止宮中，雪山夜叉向於七岳而說偈言：

153 『十五日夜月，圓足極淨明；聞命將徒眾，今故來相造；應當親近誰，誰是汝羅漢？』

七岳夜叉說偈答曰：

『如來世所尊，王舍城最上；說於四諦法，斷除一切苦；

說苦從因生，能生苦名習；賢聖八正道，趣向於寂滅；

彼是我羅漢，汝當親近之。』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54 『普於群生類，若有慈等心？於愛不愛覺，為得自在不？』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155 『心意極調柔，於諸群萌類；了知一切法，為世大導師；於愛不愛覺，心皆得自在。』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56 『若能真實語？終不虛妄言？慈愍眾生類？除斷於殺生？遠離於放逸？於禪而不空？』

七岳夜叉復說偈言：

157 『終不虛妄語，遠離於殺害；常捨諸放逸，佛無不定時。』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60 『若不著於欲？心無諸擾亂？為有法眼耶？盡於愚癡不？能捨諸煩惱？得於解脫不？』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161 『超出欲淤泥，心淨無擾亂；法眼甚清徹，得盡於愚癡，永離眾結使，獲得於解脫。』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58 『誰無別離惱？誰能不綺語？誰見物不貪？誰不生想見？』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159 『久斷愛別苦，未曾無義言；除捨貪欲心，永無邪見想。』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62 『頗具於諸明？戒行清淨不？為能盡諸漏？不受後有耶？』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163『明行悉具足，持戒行清淨；久斷諸結漏，永不受後有。』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63A『如來三業中，頗具眾善行；汝今得遵行，讚歎真實法。』

七岳夜叉復以偈答：

163A『如來身口意，具足眾善行；明達悉充備，我讚真實法。』

雪山夜叉復說偈言：

165『牟尼天世雄，(足*專)如伊犁延；少食不著味，仙聖處林禪；

我等可共往，禮敬瞿曇尊。』

爾時七岳夜叉共雪山等，將千夜叉同時俱往，既到佛所，各整衣服合掌敬禮，而說偈言：

166『婆伽婆世雄，佛陀兩足尊；諸天所不知，具眼悉明了。』

爾時雪山七岳等說此偈已，在一面坐。雪山夜叉以偈問佛：

170『云何苦出要？云何捨離苦？世尊為我說，苦於何處盡？』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171『五欲意第六，於此處離欲；解脫於諸苦，斯是苦出要；

172 如斯解脫苦，即於苦處滅；汝今問於我，為汝如是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K3『云何池流迴？何處無安立？苦樂於何處，滅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K4『眼耳鼻舌身，意根為第六；此處池流迴，此無安立處；名色不起轉，此處得盡滅。』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168『云何世間生？云何得和聚？幾為世間受？幾事為苦求？』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169 『世間從六生，因六得和集；從六生於受，六事恒苦求。』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173 『云何修善法，晝夜不懈怠？云何度駛流，無有安足處？

亦無所攀緣，處深不沈沒？』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174 『一切戒無犯，智慧具禪定；思惟眾過患，具足於念力，此能度難度；

175 遠離欲和合；捨諸有結使，盡於歡喜有，如是人名為，處深不沈沒。』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K6 『誰度於駛流？孰能越大海？誰能捨於苦？云何得清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K7 『信能度駛流，不放逸越海；精進能捨苦，智慧能使淨；

189 汝詣諸沙門，及諸婆羅門；各各種別問，誰有知法者；

誰能說實捨，離我誰能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

190 我今聞佛說，疑網皆已除；何須種別問，沙門婆羅門？

世雄善顯示，真實分別說；七岳恩深重，能使我得見；

180 無上大導師，我今所至處；城邑及聚落，在在并處處；

179 日夜常歸依，如來三佛陀；法中之正法，一千諸夜叉；

心各懷踊躍，皆合掌向佛；咸求為弟子，歸依佛世尊。』」

7.3 《佛說義足經》(部分)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爾時七頭鬼將軍與鵝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生珍寶，當相告語。爾時鵝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蓮花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鵝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神珍寶。如來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堅無比，已生寶何如賢者寶？』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鵝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153 『今十五大淨，夜明如日光；求尊作何方，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斷苦不復生；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即是我所尊。』

154 『行意學以作，一切有無止？寧有憎愛不？所念意乃隨？』

155 『意堅於行住，已止無所有，憎愛無所在；念空無所隨。』

156 『寧貪不與取？寧依無惱害？寧捨有真行？寧慧無所著？』

157 『捨貪不與取，愍哀及蠕動；斷念不邪著，覺痛當何親。』

158 『寧守口不欺？斷嫉無羶聲？守正不讒人？無念鬪亂彼？』

159 『守口心不欺，不嫉羶聲斷；守行何讒人，悉空彼何亂；』

160 『寧不染愛欲？意寧淨無穢？所著寧悉盡？在法寧慧計？』

162 『寧度至三活？所行悉已淨？一切斷不著，寧至無胎世？』

163 『三活諦已見，所行淨無垢；行法悉成就，從法自在止。』

164 『尊德住悉善，身口悉已止；尊行定樹間，俱往觀瞿曇。』

165 『真人鹿(足*專)腸，少食滅邪貪；

166 疾行問度法，斷痛從何脫？觀瞻如師子，恐怖悉無有。佛所頭面禮。』

七頭鬼將軍及鵝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皆頭面禮佛，住一面。鵝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165 『真人鹿(足*專)腸，少食行等心；尊行定樹間，吾人問瞿曇；

170 『是痛從何滅？從何行脫痛？斷疑問現義，云何脫無苦？』

172 『斷苦痛使滅，行是痛苦盡；捨疑妙說持，如義無有苦。』

168 『誰造作是世？誰造作可著？誰造世所有？誰造為世苦？』

169 『六造作是世，六造作可著；六造世所有，六造為世苦。』

173 『誰得度是世，晝夜流不止；不著亦不懸，深淵誰不沒？』

174 『一切從持具，從慧思想行；內念著意識，是德無極度；

175 已離欲世想，色會亦不往；不著亦不懸，是乃無沒淵。』

K3 『從何還六向？何可無有可？誰痛亦想樂？無餘滅盡去？』

K4 『是六還六向，是生不復生；名滅已無色，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大將軍七頭，會當報重恩，開道現大尊；

179 法施無有上，今鬼合千眾，悉能叉手住；一切身自歸，為世尊大師，今已辭求過，各還國政治，今悉禮正覺，念法歸尊法。』

(引文至此，以下為兜勒梵志部分，相當於《經集》915-934 頌。)

7.4 《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夜叉神品第四)

「時刻浮提中有兩眾山，恒河之南名娑多耆利山(Sātāgiri 七山，古譯為「七岳」)，恒河之北名醯摩跋多山(Hemavata 雪山，古來即指喜馬拉雅山)。娑多耆利山中是山最大：一名薩闍，二名頻訶，三名末車，四名遏車婆，五名間訶耆利，六名波梨耶多羅。醯摩跋多山中是山最大：一名周羅迦羅，二名摩訶迦，三名瞿訶那，四名修羅婆計，五名雞羅，六名乾馱摩馱，七名修槃那般沙。若一切神住河南山者，皆名娑多耆利神；若在河北山者，皆名醯摩跋多神。是娑多耆利神領河南一切諸神，故名為王。是醯摩跋多神，領河北一切諸神，故名為王。云何知耶？有一神王，名醯摩槃，住醯摩跋多山，是神王最長、老大、年至極位，重疾困苦，是神臨死，其有太子名醯摩跋多，呼來教示。即語子言：『阿父，我已得聞。從昔夜叉神最為長老，見過去佛，曾值迦葉佛，聞說釋迦牟尼佛將應出世，如我見相及我所見因緣。

是釋迦佛不久應下，阿父，若我中間捨命不及佛者，汝決應往令得見佛，若汝見佛決大利益。」太子問曰：『云何令我知佛出世？』父答子言：『汝屋舍中未曾有寶，而出現者，當知是時如來出世。復有神王名娑多耆利，住摩伽陀國界中，汝當與彼共作朋友，同立誓願：「我之與汝所住之處，若見希有奇寶現者，莫不相報。」』是時父王教其子已，即便捨命。是時太子供養父尸，憶持尊重父之遺囑，因是度河往覓娑多耆利神王。至神所已，對面語言，共相和敬，同坐一處。醯摩跋多神語娑多耆利王言：『府君，我父臨死說如上言，因即過世。是故我今語汝是事，若屋室中非常寶現，決須相報。』娑多耆利答：『如是，如是。』於是二人既立誓已，各還所住。後時醯摩跋多王宅有奇寶現，蓮花千葉，大如車輪，黃金為葉，眾寶為莖。時有一神見是蓮花，馳往白王：『王今知不？是寶瓔異，世未曾有。今已出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黃金為葉，眾寶為莖，此是天物，願王往觀。』是時神王聞是言已：『即往池所，見是蓮花具足千葉，大如車輪，眾寶所成，莊嚴奇特。見是事已，心生驚怪，身毛皆豎。自下池中，恭敬合掌，頂禮三過，旋遶三匝。作是思惟：『我於昔時，曾值善友而教我言：『汝所住處若有奇寶，當遣報我。』因遣使者往報娑多耆利神王曰：『府君，我今住處希有之寶，今已出現。具說寶相，汝今當來共我觀視。』是時世尊已出於世，正法已說，一向寂靜，今至涅槃，往向菩提，修伽陀所教。是時娑多耆利王覺憶此事，作是思惟：『我昔曾有善友來報我言：「汝所住處，諸佛世尊於中得道。若佛已出，汝應報我。」是其所欲，故我應報。』娑多耆利王即遣使，往謂是王言：『府君，若一蓮花，作何利益？若百、若干，亦何利益？我國土中未曾有寶，今已出現。何者名寶？謂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今已出世，汝今應來共事此寶。』醯摩跋多，九月十五是布薩時，有五百神共相圍遶，取諸蓮花，面向南行，履空而去，往娑多耆利王所。彼王又將五百神眾，共相圍遶，來迎是王，於恒河南邊共相聚集。既相見已，醯摩跋多王說偈問彼神曰：

153 『今十五淨日，四王來集時；我等事何師？汝信阿羅訶？』

爾時娑多耆利王。說偈答曰：『是時佛世尊，住摩伽陀城；為滅一切苦，說法一切智；諸苦及苦集，苦滅不更生；八分苦滅道，無惱向涅槃；是故汝及我，當往事是人；一切無能比，是我信羅訶。』爾時醯摩跋多聞是偈已，心大驚怖，身毛皆豎，懷疑未信。三過辯定，『府君，汝今說世尊出世。』答曰：『府君，我說佛寶出世。』第二、第三，問答亦爾。是時北山神王即時如力思度諸佛行住威儀境界四法，問南山神王。說偈問曰：

154 『佛心於眾生，善得安立不？憎愛二思惟，已得滅盡不？』

爾時南山神王以偈答曰：

155 『佛心於眾生，真實得安立；憎愛兩思惟，滅盡永無餘。』

北山神王重偈問曰：

158 『佛有妄語不？無惱他言不？無離間語不？有無義語不？』

南山神王以偈答曰：

159 『佛不說妄語，亦無苦澁語；不說離間語，說如量義語。』

北山神王重說偈問曰：

156 『佛無盜他不？不損他命不？遠離放逸不？不損禪定不？』

南山神王說偈答曰：

157 『佛不盜他財，是故護他命；遠離諸放逸，不損深禪定。』

北山神王又偈問曰：

160 『佛無著愛欲，心淨無濁不？已過無明流，得淨法眼不？』

南山神王答曰：

161 『不著於欲塵，心地最清淨；已過於無明，於法得淨眼。』

北山神王又問曰：

162 『佛明具足不？法足清淨不？四流已絕不？後生已盡不？』

南山神王又答曰：

163 『佛明已具足，法足久清淨；四流已斷滅，是故無後生。』

爾時北山神王聞已，心生歡喜。說偈讚歎：

163A 『智者意成就，一切事已辦；及身口清淨，讚歎具明足。』

南山神王心口歡喜。說偈讚曰：

163B 『佛心寂清淨，身口能利他；十力無與等，今隨喜汝讚；

164 『智者心成就，及與身口業；具足明法足，即共汝往觀；

『今十五布薩，四王遊巡時；心解脫無著，我共汝禮拜。』

爾時世尊住王舍城匿瞿提樹下。是二神王千神圍遶，往詣佛所。至佛所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頂禮佛足，却坐一面。時北山王以偈問曰：

166 『能說亦能行，度流永無漏；獨步如師子，

167 『佛不染世法；度一切法岸，慇懃故來問；

168 『眾生何處？數數習有處？執持是何物？何處而受苦？』

爾時世尊以偈答醯摩跋多神王曰：

169 『眾生六處，數數習六處；執持六種法，六處受苦惱。』

北山神王重偈問佛：

170 『是取名何取，而令眾生苦？願答出離問，云何解脫苦？』

爾時世尊以偈答醯摩跋多神王曰：

171 『世間有五塵，我說心第六；於中離欲著，解脫如是苦；

172 眾生得出離，已說如理量；汝今既有問，是故答出離。』

北山神王重偈問佛：

173 『誰能度駛流？日夜無疲極？無底亦無攀，深處誰不沈？』

爾時世尊以偈答醯摩跋多神王曰：

174 『常持清淨戒，精進不散心；思擇內正念，由智度難度；

175 欲想無有欲，伏滅色繫縛；永滅有喜愛，是人終不沈。』

爾時南北二山王同時說偈以讚佛曰：

178 『我等今善見，善來今善明；我等見正覺，演說甘露道；

177 名無滅失見實義，常樂問難無所著；窮智慧際悉解脫，行於聖路大仙人；

179 千餘夜叉眾，名聞有威神；一切歸依佛，是我無上師。』

是三夜叉三角而坐，是故至今路名菱角。是時世尊住於樹下，是故此樹名瞿曇瞿提。因此二夜叉事，故知南北二山。」

7.5 巴利《雪山夜叉經》(*Hemavata Sutta*)⁶⁴

153 (七岳夜叉說)『今天是十五日的齋戒日，這是個美好的夜晚；讓我們去見喬達摩，這位最著名的老師。』

154 (雪山夜叉問)『這樣的一個人其心是否善待所有眾生？不管面對可欲或不可欲，他是否能自在地思惟？』

155 (七岳夜叉答)『他(能慈)心善待所有眾生，面對可欲或不可欲，他能自在地思惟。』

156 (雪山夜叉問)『他是否會不與取？是否對所有眾生不具瞋心？是否遠離放逸？是否精勤於禪定？』

157 (七岳夜叉答)『他斷絕不與取，他對所有眾生不具瞋心；他已遠離放逸，他精勤於禪定。』

158 (雪山夜叉問)『他是否會妄語？是否會惡口？是否會兩舌語？是否會無義語？』

159 (七岳夜叉答)『他不妄語，他不惡口，他不作兩舌語，他是智者，不作無義語。』

160 (雪山夜叉問)『他是否不染著於貪欲？是否心清淨無擾？是否超越愚癡？是否具法眼？』

161 (七岳夜叉答)『他不染著於貪欲，心清淨無擾，他超越所有愚癡，他已具法眼。』

162 (雪山夜叉問)『他是否具足諸明？是否所行清淨？是否諸漏已盡？是否不受後有？』

64 此處為筆者參考巴利經文與 K. R. Norman 英譯所作的翻譯。

163 (七岳夜叉答)『確實他具足眾明，所行清淨，諸漏已盡，不受後有。』

163A (七岳夜叉)『牟尼經由身和語的正業，具足(完善的)心志，他具足諸明與戒行，你應如法讚美他。』

163B (七岳夜叉)『牟尼經由身和語的正業，具足(完善的)心志，他具足諸明與戒行，你應如法隨喜他。』

164 (七岳夜叉)『牟尼經由身和語的正業，具足(完善的)心志，他具足諸明與戒行，讓我們去見喬達摩吧！』

165 (雪山夜叉)『他有像鹿王一樣纖細的腳，大雄取用很少的食物，無貪嗜，牟尼在林中禪修。來，讓我們去見喬達摩吧！』

166 (雪山夜叉)『大龍不著於貪欲，像雄獅一樣獨來獨往，讓我們問如何能脫逃死亡的羅網。』

167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讓我們問渡過一切法的彼岸、超越瞋恨與恐懼的喬達摩，他是法的宣示者與教導者。』

168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世間從何升起？世間以什麼和合？世間以執著什麼而存在？世間在那一方面被苦惱？』

169 (世尊)『世間從六升起，世間於六和合；確實，它執著六而存在，世間在六苦惱。』

170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世間執持而苦惱的是什麼？我問如何解脫，請告訴我如何離苦？』

171 (世尊)『世間有五欲功能，而稱意是第六；於此捨斷這些貪欲，如此就能解脫苦。』

172 (世尊)『於世間解脫，已如實解說，我教導你，如是可以離苦。』

173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誰於此渡過瀑流？誰於此渡過海洋？誰不於深處沉溺，無所攀緣亦無住立處？』

174 (世尊)『具戒而有智慧，正念而內思惟，能渡過難度的瀑流。』

175 (世尊)『已離棄貪欲想，超越一切結縛，對三有的喜樂滅盡無餘，他不於深處沉溺。』

176 (世尊)『看！他具甚深智慧，看到微妙的目標，不著於有樂，究竟解脫，這位大仙人走上梵行的道路。』

177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看！他具有大名稱，看見微妙的目標，不著於五欲，一切知，非常聰敏，大仙人走上聖路。』

178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我們今天已如實見到，它明白照耀與升起，我們見到世尊，渡過瀑流，究竟諸漏。』

179 (雪山夜叉與七岳夜叉)『這些著名的、具神通的一千夜叉，都歸依你，你是我們無可比擬的導師。』

180 (雪山夜叉和七岳夜叉)『我們從村到村，從山到山，尊崇世尊與正法。』